國朝名臣錄

後四

呼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

卷之七

卷之八

羅級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七

李元翼 文忠公

字公勵號梧里嘉靖丁未生甲子進上舍隆慶己巳登第萬曆壬午陞通政庚寅陞嘉善辛卯陞資憲癸巳陞崇政歷三司承旨大憲戶判吏判平安監司乙未拜相至領議政策扈聖功封完平府院君賜几杖選清白吏崇禎甲戌卒年八十八配享 仁祖廟庭

公生而有異質三歲在先夫人抱中曰飢索乳誤捽夫人鬢髮數莖夫人有痛色公遽驚啼自是手不敢近夫人鬢邊既喪時每語此事悲咽不已自知讀書刻苦伊吾

忘寢與食父母慮其成疾時呵止之然亦不能奪其志

登第入槐院時 國制重待王人別選年少文官習漢語

選人例慢不學公獨不避嘲笑專心學習遇閱試必居

最

甲戌朝廷大籍兵選拜黃海都事兼敬差官專管籍事事

務坌如案牘委積左酬右荅捷疾如響觀察使李文成

公珥才公之為凡有文書之有肯綮處輒詢公裁決及

其還朝力薦揚之遂開顯途然其後公一不造李公之

門 並龍洲趙絅撰謚狀

在經筵五六年玉堂諸學士例厭入直相持不肯代公則

未嘗推諸人故入 侍最多講說精明聲音琫亮 上
每傾聽甚樂 年譜
癸未爲承旨是時黨論橫潰都承旨朴謹元主張一邊論
作僞疏之異己者頻峻同副承旨成洛草其啓遂激
天怒再三 下教詰問持筆具草者何貟甚急朴晌公
欲以實對公首不肯中使至朴逡巡不敢言公獨對曰
臣等同列果有持筆者矣然臣等竊意 下問之旨似
欲罪其人此閭閻共爲之事不可使持筆者當其責非
惟臣等不敢言自上亦不宜下問也 上即不問而並
遞承旨四員

安州牧使缺朝議以安州西路重鎮屢經匪人凋瘵不振請擇遣才望者除目三出皆被劾吏叅權克智白于

上請起廢用公既拜即日就途至州民大飢散者殆半公即啓漕船往候于邊海之邑躬詣方伯乞糴數萬餘石又即馳往糶邑出倉入船不數日運至賑飢給種遍一境民咸曰此政少遲則吾等擧不免溝壑矣州舊多盜山戍尤梗為設法購捕盜即屏息公明條教勸耕作歲仍大熟公私足用關西咸蚕事而安州獨無桑相傳以為土不宜公教勅各坊課户播椹不數歲長茂至今人稱為李公桑本州防邊卒多闕新舊疊積虐及族

隣公請於兵使除其半繕修州城其半則計其當價布幾四千疋乃出官穀以穀貴時準價派送各鎮充其闕額及秋稍稔收穀于各卒以償官民不重費而積年闕戍族隣之弊遂蠲州稅例納于邊邑吏胥倍徵剩數訟為重瘼公明立稅額裁定剩數躬自領納以防奸濫邊邑險遠見公自來大驚爭設酒伎迎勞公一切不受其釐弊興利靡不曲盡監司尹斗壽素以能政術名常服公施措每有大徭役及吏革事輒委公句管累上其績于朝 宣廟輒下褒旨特進階嘉善

壬辰亂作州鎮瓦解上下惴沮莫有鬪志公募得壯士數

人詣闕請曰臣以宗戚貴臣不忍坐視顚覆願即先死
陣前　宣祖壯之下其議廟堂以爲李某羸病一書生
徒死無益即不許（並澤堂李植撰行狀）
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爲平安道巡察使即日發遣以將有
西幸之意而元翼曾爲安州牧使有惠政爲民心所附
故使之先往撫諭以備巡幸（宣廟寶鑑）
車駕至平壤數日賊已迫平壤　車駕向寧邊公及諸將
兵合三千留守平壤賊日耀兵江上而官軍不敢出公
與別將高彥伯等率戰士數百夜渡江斫賊壘殺賊甚
衆奪戰馬八千匹賊大驚搏戰所殺傷且相半明日賊

乃渡江薄城下諸軍皆潰 遺事

大駕次龍灣公注安州肅川間以當賊衝時都元帥金公命元及韓公應寅權公徵並稱都巡察使與公等夷聯坐一行公力言其非請都元帥統馭三都察公先自降禮具軍服謁拜迎送由是號令有所專矣 行狀

公當危急之秋摠領平安一道行朝供奉餽餉夭兵成責之公而公血誠所注籌畫皆當不煩而事辦論者以為有李伯紀之才而兼張德遠之忠云 諡狀

乙未遣使閱兵平安道巡察使李元翼賞加崇祿階元翼於兵荒之餘安集撫恤公私安堵又抄兵八千餘人操

鍊如法至是閱試（宣廟寶鑑）

六月有右相之命兼諸道都體察使　上念公勞悴令開府京城公辭曰臣在朝專制四方事體不可八月巡行南方開府星州當殘破之餘庶事潰裂號令不行諸節鎮驕悍違令者皆杖之軍門都元帥權慄關東觀察使宋言愼違令不至皆啓罷之軍門肅然（遺事）

公以我兵怯於野鬪地勢阻阨善於城守乃巡視山城要害皆令繕完收士民入保又以嶺南地廣凡有號令勢不相接請分置左右監司以便事機（年譜）

丙申十一月復遣體察使李元翼南下時聞和事已敗朝

建泓懼元翼等請清野待變　上面諭元翼還南措置
防備曰卿與諸將戮力效死毋以賊遺予毋有龍灣之
厄也　上為出所以送宣廟寶鐙
丁酉賊復益兵臨我而詒我令我列舟師於釜山前洋欲
覘虛實統制使李舜臣不聽用事者以為誤事舜臣以
罪去公啓　上曰此人得罪大事去矣　上且問于公
復極言之未及上元均來代之均果敗亡走為賊所殺
然後　上復用舜臣公至閑山計事登臨望海大享軍
士軍士踴躍恩奮舜臣曰令將士忘死者相國也仍歎
之曰我為將在外謗疑當道相國專用吾計令舟師粗

完非我也相國也 遺事

楊經理方集大軍南征兵食調度一委於公一日經理招公謂曰我已發行牌爾可速接軍餉公曰兩南粮用方儲峙于僻邑必預知師期可以運到戰所令老爺不告于我國先發行牌令雖催運定不及也請少退師期經理大怒曰爾不欲討賊而為此歇後語耶公曰粮先到則必為賊得大軍先到而粮不及則一日之飢足以致敗必須粮與軍齊到也再三爭辯經理益怒曰師期爾何敢干命牢卒拉公出公顧而大聲曰如是則老爺事去矣經理默然既而復招公密問曰爾欲退期幾何曰

非五六日不可經理遂如公言蓋公漢語精捷故能應機周旋多類此
是冬經理擊破蔚山賊外柵圍內城不克還方謀再擧主事丁應泰劾經理輒進諱敗　宣廟以楊公嘗丁酉變初單車赴急敗賊于稷山中外怗定將奏其功以直其誣且以使事重欲遣時任大臣問于領相柳公成龍柳相屬有朝著不靖之慮不自請行左相金公應南方有疾公亦重病新差　宣廟見其憊之不忍强使公退而私語柳相曰吾病已甦筋力可勉但此使大事也須屬文辭之才茲不敢請耳柳相喜即白　上遣之時應泰

在義州聞公已渡鴨江料必為經理地急遣將弁追公
一行回且捜文書行中大撮公謂將官曰徐之何乃作
此為即引入房中問之將官具言應泰指公曰吾奉國
王命奏事天子已踏上國地界不容以主事令往返也
使者持不可公曰無已則有一計爾等盡縛吾等卧載
而去則吾等何以有辭於吾君也將官意沮而去丁遂
誣奏我國用僭禮至有招倭入犯之說公在玉河関聞
有劾與副使許筬等逐日詣諸部科官請雪國冤陳辨
剴切又自草奏本中通政司乞依民本例轉奏天子叩
頭流血通政司感其至誠相顧歎息又叩閤老馬前乞

上其奏奏雖見阻朝廷已知丁劾為誣矣及還 宣廟
面勞慰藉之甚厚
時柳相已被彈積議未已公上劄極言柳相清介自守誠
心憂國而今也用賢不卒有許多搆捏朝廷將亂臣竊
痛之然柳相卒遞而公亦不安於朝未幾朝臣又自搆
釁更立黨目日益紛亂草野奸利之徒連疏攻訐以撓
撼臺閣公又上劄極言朝廷不尊主威不立是非不明
擧朝多錯請分別邪正以安朝廷又請面對直陳分黨
人姓名以為某是某黨某黨主某論某如此某如彼請
進賢退不肖以鎮浮議其所峻斥以為尤不可用者皆

巨室大官積甚人也　上為之聳聽仍下問曰卿意欲
用誰也對曰無已則曩時進用者庶可蓋指柳相也公
仍乞骸骨　宣廟勉諭曰卿以宗戚大臣捨我何之將
之楚乎之齊乎公言適激厲大觸時諱而　聖旨乃更
溫順蓋　宣廟素知公忠誠為國家為此論欲保全勉
留故也於是李爾瞻等反目吮舌欲攻公無所不至以
公重望終莫敢發唯於避嫌之路以高亢固執斥之而
止公遂免相 並行狀
壬寅二月在東湖疾甚　上遣醫視疾令卜者問命吉凶
念江上多風撤　御室氈簾以賜之 遺事

光海嗣位復拜領議政三司誣告臨海謀逆遂起大獄諸
大臣當庭鞫左右視莫敢先發言公獨曰謀逆大故也
必須告者與被告兩造俱備方可尋端緒治之令三司
實告變三司雖不可致理啓辭有曰以草薦裹椎釖潜
入闕門時守門將卒有見之者此將卒可問也諸公皆
然之即問將卒皆曰椎釖非小物吾等亦有目入門時
豈不見乎仍抗聲大喝虗廳錯愕良久乃請窮訊其將
卒光海不許別批曰此獄不必問外人鐵椎大釖宫中
或有見者公即引疾入光海以其閒誘宫奴有罪者許
以免死使證其逆有二奴亂言而獄已具矣光海屢諭

公出公上劄極陳肅嚴宮禁屛絶女謁敬事毋怠愛護
同氣毋受姦讒之道
光海遣六卿就房問民事公請設宣惠廳行大同法每春
秋逐民田一結各收米八斗輸於京庫以時俵給各司
私主人使自貿納上供諸物視時市估高下而優剩其
數使主人亦得以自資此外不許尺布升米加徵民戶
以革私主人防納十倍之弊科條精密經久不行光海
命先施之畿內巨室豪民與主人等皆失防納大利百
途沮撓光海屢欲罷之以畿民爭言其便故行之至今
無弊（並謚狀）

皇朝以光海立不以序遣官查問臨海病廢狀鄭仁弘請
斬臨海頭以示查官公言　皇命不可拒當許其查保
無他虞大臣皆主公議得無事準封仁弘大怒又與李
爾瞻等主論請誅臨海三司伏閤齊請從大臣率百官
廷請而公顧上劄請屈法伸恩大臣李公恒福沈公喜
壽議皆同公仁弘等以此咎公目以護逆公復引病入
翌年始得遞
辛卯復入相又稱疾篤屢辭數月乃拜入對極言君德頗
沛朝廷紊亂狀累千百言言淚俱下光海遽起入宫怒
謂左右曰人言李某日啖黍粥一匙此妄也今日喫他

罵辱其言甚不祥汝輩早晩死於他手裡也公即辭免

益杜門謝外事並行狀

壬子誣獄大起癸丑獄禍尤大熾三司百僚指幼穉永昌

為禍本至請誅殺有一觸犯議者必推以內諸黨逆之

中舊日名流多被削竄公謝以病一不參庭請光海曰

李某病甚其不參勢也蓋慮公來則有妨此議也及永

昌之死有鄭蘊之疏光海怒欲致之死盡召諸大臣議

公上劄辭以病仍言蘊不可深罪光海雖不納而意少

解宥蘊配濟州

乙卯春公見領敎語甚不道又見鄭造尹訒等兩宮各處

之啓數曰此閔倫紀綱㣲事宗戚老臣如我者敢惜一死無一言乎即屏子房草小劄切諫大意言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光海大怒遣注書南湏羽迫責問曰卿以我為不孝不孝是極罪卿將欲置我何地且此言出於何人直言無諱公對曰 上至誠奉承如此而臣陳妄言臣當伏法受誅不敢復染他人再三逼問而終不對羣究尤憤請置重律光海止命中道付處並諡狀

公謫洪州申判書欽謫春川韓判書俊謙被黜居西湖時議以為三竄沿江謀議有鞫門之議公遂杜門雖親戚交友亦不見鄭褎時曄過公排户直入戲之曰何若是

懾也自反而縮彼如我何 遺事

庚申放歸田里公有衿川先壠而以近京城不敢歸客寓驪江備嘗艱苦時廢論已完坐客有傳言時事者公輒垂淚不答客不敢竟其語而去 行狀

癸亥反正公復相入謝都民父老望見公相慶曰李相公至矣或潸泣光海旣廢罪人皆已伏刑其脅從者公皆請輕之如辛先業輩乙卯以死論公而皆在減死之列不知者以公爲避嫌公不動死人財産切臣等旣皆沒入公不可曰如朴承宗柳希奮謂之屬公則可也謂之籍沒則不可 上然之 遺事

仁穆大妃積憾深怒於光海累請於　上欲殺之公涕泣進曰光海自絶于天廢則宜矣若至誅殺則老臣嘗所委質非所忍聞臣當自此退去仍涕泣不已　上曰寡人亦有此意敢不保全之是力諡狀
國家承光海無度　上命裁省浮費以節國用公仍議行大同法巨室多惡之竟不行秋以老乞骸骨　上不許賜之几杖以舞樂鍚宴于第有几杖宴酬唱詩一卷
乙丑疏五上連相爲領中樞及秋復相之賜肩輿入朝以病不起居令勿肅拜引對所言皆請去也仍應　旨上箚曰朝廷不和則治道無自以出戰國時謀臣有曰羣

臣和其國不可伐盖和則一一則强敵國不敢謀令人
各異見士各異論頗阻卒隅庶事渙散如是而望治不
亦難乎今　國家中興天命已定滿庭士大夫孰不欲
為　殿下一死究徒或借重籍口或曰悲㴞亂未可知
也或誣引士大夫亂朝廷挫國勢徐為之秉釁亦未可
知也指名播說以亂人聽人人自危惴惴莫保非盛世
之氣像
丙寅春有　啓運袁公令禮官定為齊衰不杖朞以啓
上欲行三年之制公争論不已　上不聽凡喪禮一用
后妃禮公遂出閤門之外連上劄曰以本生親比㑹於

宗統典禮紊亂宗統不尊僭擬之禍終至於亂亡億萬
年 宗社之憂在 殿下莫謂老臣今日不言也即歸
衿陽 上下教有悔過之意公即入京待罪 上曰御
不棄寡昧實蒼生之福也令該司修理闕下民舍以館
之 並遺事

丁卯胡變為都體察使扈 世子南行公以 世子分朝
本為撫定南方請簡約陪從以省州縣供億時啟班官
多從分朝一行煩擾公使於陣後從行止宿於十里外
又先遣從事官諸宿次禁斷浮費有不如戒者輒杖其
守令所至肅然行中憚其嚴來謗議喧騰以為體察使

不往討賊却來點檢行李幙中輕銳皆憤惋請公收兵
殿後以自別公泣曰是何言耶　上以沖嗣托於老臣
吾豈忍一刻離違也即一行驅我使去我不聽也行中
或有異議公至誠開諭諸公咸悅服至今兩湖人民謂
其時不覺有分朝勞費者大率公戮力也行狀
秋請暇展墓衿川仍上疏言臣本意欲須時事平定得請
骸骨今太平無象臣老病垂死不得已退歸若國有變
故則未死之前當奔赴不敢後　上始知公決去宣召
相御公終不起屢請致仕　上不許以公不受祿令京
畿監司繼給米饌又賜素饍素食教曰卿偸素可敬以

此賜之以成卿之德 謚狀
辛未夏有邊警急公入京 上引見厚賜之留數月還鄉
里上劄曰賊兵雖退遲速必來頗罷無益之作專意兵
事江都爲保障南漢爲輔車繕完蓄積得將任屬收拾
三南存恤兩西使軍民親上氣勢連絡無民則無國無
食則無民寬民力裕民食帝王之急務也近來專以任
怨爲賢憮民爲嫶勸懲如此 殿下雖欲保民澤不下
究民多怨也 上遣承旨問之旣復 命問其居處對
曰茅屋蕭條不蔽風雨 上曰爲相四十年有數間
茅屋而已耶令本道作正寢以賜之上疏固辭不許 遺事

公孝友天植咸川公中歲以後屢苦危疾公每諗國醫安
德壽問藥安老辟不能見客有一婢傳語公徃必袖貲
遺婢安慰其意為之盡力藥輒有效侍咸川公側官方
居執義或承旨時而人有來候或伻問者公必親自徃
復以傳語不假婢使人不知官貴也 諡狀
其事 上也唯以誠信不欺為主當言必言言必盡意其
有不盡者則必其事勢有不可磯者故不為無益之辭
以自取名居官未嘗無故呈辭其有不病而引入者則
必其言有不得行不欲為苟去以冀回悟如昏朝逆獄
不叅鞫之類是也自小官以至宰相當職服勤雖朝夕

例仕一未嘗後於人　宣廟嘗語閣臣曰當今盡心國
事者唯平安監司李某一人聞者愧焉
辭受取予一斷於理了無矜吝色不但苞苴不敢近雖外
方戚時例遺名數稍優則門僮已郤之自奉寒儉甚於
窮鄉布素脫粟之飯不捲之羹以終身爲人亦不敢以
布被議之嘗閱府成川以國家新去亂而帳殿在泥露
不處館宇自擇朴陋下室居之而積馬草於降仙樓上
雖軍官子弟不許一登其寓縣江搆草堂不蔽風雨隣
有洪汝諄故庄宅主守者許公借居公嫌其僭不從
自少不喜交遊旣釋褐愈益韜歛人稱處子正字立朝言

論未嘗偏係政院癸未之啓初不出於公而及天威摧
壓獨直對不撓均被斥退並行狀
戊戌之朝燕也公頗疑柳相不自請行歸道聞李爾瞻以
持平劾柳相曰此時亦有直士耶蓋公不接後輩初不
識爾瞻為何等人也及還朝見其朋黨同上誣詆善類
乃悉力攻破其論卒以此去位行狀
初仕槐院典祀　昌陵奉常童奴偷食遷賓公即夜馳還
改定行事奴當坐法公問其迷眹誤陷力言于覆啓諸
宰得末減不死嘗飯于體府飯中有沙即潜吐袖歛之
坐客不識也凡行政四方人名地名品目度數一閱目

便不忘故吏僕不敢欺及踰耆耋歎曰吾才長於刀筆
少長能辦公事者徒以記性兼人也今老矣事過而有
遺忘如此而尚可仕乎或問某性鈍惧不能從政公曰
此不專之過也專則計慮亦精且能記憶吾常時亦好
看書若當官則便束書度之早夜惟思公事而已今人
作郡讀書此非吾才所及也 謚状
少時豪邁不羈嘗自病其克過中及其涵揉變化德器成
就則人視其篤恭淳謹肫肫仁厚而已童習時讀書過
若仍成胃疷羸支骨立若不勝衣或疑非壽徵而保嗇
精氣隨以藥餌頗有酒量而未嘗酣暢遠邪色以至鮐

壽康強皆攝養有方而然也

以質正官赴京時西路偶有所眄旋即懲悟及還妓迎於江上公自義州至瑞興與之寢如前終不近妓慚恚而哭之公心笑之有詆公者曰此豈情也欺人也公聞之曰吾未之見信甚慚終不言 年譜

公平生樂山澤之遊家在駱山下每携琴登陟自彈自歌嘗曰七十年宦榮無如遊賞時得意快活若三角之白雲臺開城之聖居天磨永平之白鷺洲陜川之海印寺安陰之黃石山善山之金烏城香山之上元海州之首陽長淵之金沙寺皆所遊歷楓嶽之遊爲第一歷穿島

叢石金蘭窟四仙亭安邊之國島千佛庵皆絕勝云年譜
公雖不以學問為事而識見洞澈處已治人動有規範則
雖終身講說者有不逮雖不以雕篆為工而辭令該贍
疏劄書牒明白簡當則雖專門操筆者無以過所臨莅
吏民愛之如父母去則攀轅涕泣不忍別既去頌德立
碑追慕不置平壤人至立祠薦祀公潛遣人毀之而復
立我國之有生祠自公始膺大拜莅大事百僚矜式聲
聞四達兒童婦女咸誦姓名曰某爺仁人也雖小人內
懷媢忌亦必曰某可謂賢相然某事不免差誤蓋不敢
恣意攻斥也行狀

公嘗自言吾平生見利思恥事不辭難行不苟容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人心如鑑照物能見於幾微趨捨必决者明也勇生於明明則不惑不惑則不動此公一生得力也遺事

嘗作十六字訓以示子孫曰無怨於人無惡於己志行上方分福下比謚狀

公所與友者二人姜丞旨緒趙引儀忠男姜丞旨事 宣廟好直諫佯狂自晦趙引儀托風啞隱於世者也與人絶言語時以嚬笑示人可否而已人莫知也方朋黨始起其所嚬者其人一一皆敗其所笑者皆以令名終

公初與鄭仁弘並為掌令仁弘有重名於世　上亦傾心用之公憂之曰此非吉人及光海世其人權位日盛時以深刻制一世人人仄目曰相公之先見也公聞之曰吾見其所為多不近人情以故疑之非先見也並遺事

洪汝諄與公有舊見絶於公後汝諄得罪於朝論者論以謀逆公曰目之以逆則大不可終始力辨之洪在謫中聞公伸救作長書悔過公甚喜有答未達洪已死矣即通訟路各邑護其喪而返葬遺事狀

公通于律呂常鼓琴自娛及以老乞骸骨不復援琴常獨歎曰吾且老死今人事極亂天道且變矣大亂迫矣公

沒三年有南漢之事 遺事

世傳公精神絶異凡有事變輒形於夢寐分朝時兵曹判書李命俊謁公問之公曰吾少也果有此異今也衰甚夢亦不復舊矣仍以近夢二兆語之不數日皆驗一行神之癸酉冬夢得絶句有春月不吉之兆及病革命移簀正堂而終 謚狀

公嘗謂子孫曰吾平生持論或不中臨財或不避見義或不勇多少愆尤有不可追者矣吾死之後若以阡隴之文託於不相知者或恐張大過實重吾不德也仍令子弟略記立朝終始託之李副察埈此癸酉遺命也 行狀

公不好風水說作誡刻石立為家法嚴飭同宗勿卜他山皆於先壠四周鱗櫛附葬使宗子董率子孫葬奈百世無改

萬曆丁巳楊經理在遼東見我國使人問公起居荅曰在外楊又曰梧里鰲城賢相而爾國不用必是小人當國 並謚狀

鄭公曄貽書申公欽曰完平誠一時可人而但恨不讀書申曰完平作事皆中理是學也徒文何用鰲城嘗問卿相優劣於金公長生荅曰完平相業非他人非 遺事狀

公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平居辭氣溫溫色笑可愛臨事屹

然如山岳之不動若夫居官處事純用詩書參考古事
而自合於理有宰臣語人曰孰謂今世無聖人完乎真
聖人也時當多事之會　廟堂有大論必待公一言而
決鰲城嘗曰吾每事依行首揆處申公欽與公同相亦
云蒼石李埈撰碑
郭再祐疏曰　殿下頃者以李元翼爲領相一國之人咸
歎　殿下之得人而爲相未幾遽遞其任實未解其所
以然竊恨良相之不容於是時也夫李元翼之才能副
國人之所望固未可知也昔年爲體察之時臣得聞其
言論得見其施措憂國愛民之心至於至誠公平廉謹

之行得於天性竊以愚意度之眞從容就死社稷之臣也 殿下不能信之親之使不得安於朝廷之上元翼進退之義可無愧於古人其於國事何臣竊悶之

光海時戊午大比退行於己未而拘於妖說不卽殿試辛酉親行籍田別試取才而亦拘於妖說不許唱榜癸亥反正 上下敎曰戊申以後及第或削或罷 上在閭閻時洞知爾瞻等欲樹私黨前期潛出試題使之借述不解文者皆登第式年則拈授其篇使之誦習而出諸講席有七大文通從目顧之言故有此敎此兩榜及丙辰謁聖乙卯式年爲最甚故當罷榜而其餘他榜亦多

削名者禮曹判書李廷龜扎以事重請同三司會議屢
退日期盖金墍子慶徵不能文濫中於親耕榜為其地
故也李完平入 侍朝講言既取之第或削或罷前所
未有不可輕行其中分明用私竊取者則棄而不用可
也 上從之完平望重朝野為 上所倚信時人為慶
徵扎以公論遴說完平屢退日期待完平入 侍經筵
而完平為所欺也臺諫爭之不能得
李梧里元翼洗手下僚未之奇也時方太平姜泳旨緒毋
見輒曰 國家有大亂此人必洒泣以据當人皆笑之
至壬辰乃驗 並吾溪記聞

李監司元翼身體不大壬辰七月拮軍于江邊列邑仍到行朝其所騎馬小而隨行者只有二小童前行節鉞又中折人有譏之者曰真小國之監司也李曰荐觀之能小吾之所長也聞者皆笑寄齋雜記

梧里李相國元翼釋褐肄習漢語專意講習後值壬辰倭亂車駕西巡天兵東征使命旁午事機糾紛而譯胥所解不過水火寒暄而已彼此旨意百不通一李公時為關西伯接應酬酢毫無碍滯天將大喜曰莫是漢人耶於其旗擯之際大有所賴始公以書狀官赴京有店人於使臣與禮部官相接之時變幻辭說有所要求意

謂使臣未解華語也公默若不知者還到山海関逢華儒探討經史問答如流古人伏地叩頭曰死不足償罪願乞緩命公亦默然不答及登台司兼帶司譯院都提調凡諸譯院公事皆以漢語稟定由是人皆自力大為國家之用云

光海末年李相國元翼退居驪州　仁祖改玉拜為首相遣近侍召之光海時權臣之有罪者皆待公定其生殺其中一宰臣有寵妾以其所躡珠履納公側室以丐命側室持以告公公垂淚曰使臣下有此物其君安得不亡使姬妾著此物其人安得不死乎

完平李相國甞語一元老賢宰曰公亦有心性浸易變爲小人之慮乎元老曰某雖不及古人常以古人爲師豈有終爲小人之慮也完平曰不然鄭仁弘之剛賢世罕其比當其得名之時人豈期之以忝涉廢母之論乎及其年老志衰朋友敎誘於外子孫慫恿于內終上請廢大妃之疏九十之年伏刑都市故吾則常恐心性變改不得令終惕慮不弛年白江李相國敬輿嘗聞公言後語於人曰完平自治之功老而益嚴可知其終能保晩云 並公私見聞

本朝貢物之設未知昉於何時或稱燕山朝剏之者亦非

矣成慵齋言 成廟朝始為橫看則亦非燕山矣李賫成拜欲裁革而未遂甲午年西厓先生當國始減損吏定而民之疾苦猶甚焉近日梧里相設宣惠廳先定幾甸甸民甚以為便 山陵兩詔使之役民不知有大役其效已著矣嗚呼安得八道而盡然哉 識小錄

鄭崑壽

字汝仁號栢谷又號虔陰朝隱清州人嘉靖戊戌生丁卯司馬壬申筮仕 宣廟十年丙子登魁科超通政歷江原黃海觀察使辛丑策扈聖功封西川府院君官至判敦寧府事壬寅卒年六十五

初清原公（酈後父）夢有白頭老人從廟門出曰汝莫患無兒當有貴子宜以崑壽名之覺而心異之即呼燈書于壁以記之及請公為後初名達遂改以今諱鄭林塘惟吉居同洞命公寫字又與之語喜曰當時遠到器洞丈得胤子矣

旣外傅每日受業之後侍坐師席他人所受留意恭聽翌
日其人或不能自誦而公輒歷誦無差嘗從大人往里
中宴集見坐客冠花卽口占曰棒花冬宴一頭春一座
嗟異
乙丑往謁退溪李先生于陶山受心經裒集寒暄堂金先
生世系事蹟及所著詩文諸賢叙述送于先生先生之
撰集景賢錄蓋本於此
戊辰遭淸原公憂又遭本生母憂千里兩喪偕出一時斬
衰服未成而齊衰訃已至荐罹酷變禮有難處適李先
生方赴召洛中公之友人禹秋淵性傳以先生門人素

閑禮學往復稟質商確以定酌禮之變合理而宜成服禮訖奉赴設位院又成服而留重表一日乃始奔哭背李先生命也時人曰禮固當如是也

壬申以館薦授禁府都事公素曉法典又長於吏材一問未訖獄情俱徹筆翰如流詞理兩盡凡囚之所欲自露而未能者並皆洞然老囚宿獄皆願就訊於公嘗問囚數十頃刻而畢堂上諸宰咸咄嗟以為真奇才也

拜掌隷院司評一日有與嫡婚爭奴就庭者乃先世故人之子公惻然興念諭以同產之義有不可以一奴而構訟者且引世分披諭激切彼即感服停爭而歸奴於嫡

是夜夢其先人來謝致欵

拜江原道觀察使北胡搆亂國家多事本道被境三路為直達之要衝前後將士絡繹相望亦有嶺南徙北之戍轉漕之役水陸經由丈移旁午公詳思熟籌無不處置得宜觀風宣化以崇儒學尚節義為先忠臣孝子烈女之已沒者收恤其子孫其或見存則訪問而禮遇之寧越郡有魯山墓埋沒於荒草蕪穢之中殆過百年曾有為之啓請封植而制度未遑又於數年前有一監司請致奈立祠而猶有所未備公旣躬詣謁墓下凡可以致力者無不捻舠而加增餙焉

壬辰倭奴入寇　大駕西幸公扈從以行差請兵陳奏使公既受命不留一日慷慨即行　上臨遣面諭曰好為往來卿今所受之任極為重大國之存亡在卿此行事若得成卿之功也卿其勉之（並鄭寒岡述撰行狀）

崑壽至京師呈奏文　帝即下兵部覆議崑壽呈文兵部中請懇迫又詣尚書石星痛哭哀訴悲不自勝星亦感動出涕時　皇朝異議紛然或云只防中國地界不必多發兵馬先禦中國惟石星亦主發兵之議覆題激勵且請身自東征　聖旨即允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使先發二萬兵旋調大軍遣將繼遣且賜馬價銀三

千內備買弓矢火藥以送崑壽冒暑而往冒寒而迴行不留程奏請準事 上嘉悅厚勞之宣廟寶鑑

癸巳正月提督李如松領南北四萬兵馬而來擺陣於平壤城外親督戰大破據城之賊斬倭首一千二百餘級獲馬二千九百餘匹救出本國被虜男婦一千餘口捷聞 上即下備忘記曰今此討賊專由於天兵而天兵之出由於鄭崑壽之陳奏鄭崑壽從當重賞姑先加崇政

宋經略來駐鴨綠江越邊分差迎慰使渡江迎慰而還又奉使平壤呈書李提督如松張副摠世爵請速行進討

王城賊倭條陳五策又奉使呈咨文于經畧及欽差梁
倭兵部員外郎劉黃裳六月差李提督接伴使如漢京
回提督分付卽南下由公州至全州盖提督將欲南征
使之先往整理軍需也提督行至龍仁旋兵還京公亦
追還九月　上傳于吏曹曰當初請兵只告於遼東
天朝泛然應之而已及鄭崑壽承命敷奏至誠專對今
日恢復之功專在於鄭崑壽前雖加資不可以止此正
一品職除授
拜禮曹判書公以為階正一品職正二品以三公同秋降
坐東西壁體面未穩引疾辭遞自是為式正一品之官

例不授正二品之職
公生于鄉家居官京都鄉中親舊子弟及先世外派之散
居者入京必先詣公皆歡然迎接或命留館或具厨供
或濟其不足或家貧有不能辦焉而披烟露悃款款無
他人皆洽然充塈如入父兄家自曉至暮應接不遑或
困酬應至午而猶未暇盥櫛食亦不能以時人或以此
笑之或見疲馬破笠徊徨閭里之間則必曰西川君之
客也公聞之亦曠然不以為意嘗曰彼踈黨遠族在我
雖不甚切近自我先世而視之同一子孫吾豈敢忽略
以傷先祖之慈而負我尊祖之本心哉至先代衣冠所

藏或香火已廢不識處所而公皆搜訪肖拜其未有表
碣者極力措辦親述陰記
公於物享用必節儉曰物是天生何敢任意暴殄雖至於
水草之賤猶不喜濫傾瀉溪磵躁行過通衢必由一傍
曰中是輦路所經見子弟言人之不善則必不悅而呵
抑之曰言人之惡發人之私豈有德者事乎
自奉甚菲薄蔬羹數飣之外肉不得重味衣葛蔽體而已
亦無兼副破壁虛廳苫薦不具門乏僮隸厩無款段人
曰何以能堪而公則處之裕如
嘗於經席講說群臣相與商確多論人物長短公必先其

長曰嘗有人過田畔見駕兩牛而耕者問曰汝兩牛耕力孰為優劣耕者即輟止趨而進俯首低聲言曰左牛勝右牛乃怪問曰論牛優劣何至於廢耕就前細語密諭耶曰畜物雖微豈可於其所聞而評其長短乎其人感歎以為耕者之言當為世間喜論人長短者戒此言雖小亦當喻大　宣廟稱賞以為卿言甚好須更言之公遂復數奏　上曰斯固厚德之言也公於進前時有以方言俗談從容啓沃遂被察納率多類此

公於前古史籍東國典古涉獵貫穿旁至小家雜記冷話瑣錄無不閱覽强記嘗與權斯文文海共論東方前代

事權亦以史學稱焉而退謂人曰鄭某是東方史略也尤長於姓氏譜牒京鄉士族歷世名字出處事蹟無不該洽人或來問其世系來歷則必一一歷數而詳說之曰子之先起於某歷某某幾代顯幾代不仕如身親目見而言之者莫不愕然驚歎而悅服並行狀

鄭西川崑壽為判義禁余曾祖水竹公為同義禁而與他僚同監武人之犯贓者有一僚負駭其杖之不猛下語之曰王府之杖固如是乎鄭公曰年少僚寀之言非矣王府乃士大夫就理之所也重杖貪贓武夫快則快矣一成規例則豈無吾輩亦不免之悔也其人深服之東平

尉公私
見聞

沈喜壽　文貞公

字伯懼號一松嘉靖戊申生戊辰中進士　宣廟五

年壬申登第登三司賜暇湖堂典文銜戶禮判書至

左議政天啓二年辛酉年七十五

公生而美質如白玉之剖朴猗蘭之播芬生三年而孤孺

慕不異成人奉母夫人未始知學勉心盡敬有禮容儀

度十三從姜松亭文佑聞修已之方大悅慨然有求道

之志蘇齋盧先生以所養房女妻之曰欲養公公義不

可嘗從辟佛跳後先生求跳辭公月過一遍誦書不差

先生歎曰絶倫哉孺子之聰穎

時黨議方興公介然而居入槐院七年而登瀛選賜暇湖
堂湖堂有許荷谷篈所築小塘時荷谷謫居公詠荷寓
思課考最一　上惡巖公官於外六年一縣一郡或翔
于玉堂騖于臺閣居下位凡二十有一年壬辰之役始
以從事南下及還　上已西狩矣笑於　宗廟而後行
從賊中不食四日赴國家之急衛社稷於草莽際中興
魚水之會輸忠板蕩恩顧日隆二年中九遷至上卿再
赴京師多爲儐相萬經理世德見公敬之曰我使列國
多矣未見如大夫之賢者也華人慕公風有聘使問公
起居

月正元日日有食之上劄陳君道曰論　王子臨海君叙
宰臣柳熙緒忤旨是年辭相位有館壁獄儒生館人不
能自白公隱其寃劄論遂解之所生活甚多及公設館
人相與祭而泣曰公有陰德後其昌乎
公嘗言於　上曰先王之治本乎斯文自從亂離儒生趍
競貢擧不向儒者之學事其末忘其原道由是湮文將
喪矣宜令大司成坐堂於館授小學心經凡諸聖賢書
導其趍向　上答之宗伯議者咸服明年有金稽者請
追崇德興大院君　上命議大臣公引禮明不可
爲太僕提調以新經亂離立直無所没太僕廐之屋標表

公清為相三年未有室廬　上嘗命呂公有司不知公
所以聞　上異之命出廐馬賣馬買家以賜古今所稀
聞也
宣廟賓天廢主光海即位春公復入相夏臨海獄大起公
上全恩劄曰嗚呼詩曰無相猶矣亦顧念茲在茲劄三
上光海心咈而且謝之曰導君寬仁大臣之道也元年
公劄訓曰奉養　慈殿惟極其誠孝不徒備其物務養
其志使宮庭之内常有和悅之氣慈孝藹然兩極其至
則雖宦妾幽陰亦皆感化之恐後誰敢生心於讒間又
請從五賢從祀明年劄曰秦隴之吁那猶夫前日鄭衛

之喝啾復於非時此豈不可已而不已者邪諫臣之言
在小或可入而在大未見納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此太甲之克終允德也又請 内殿加上徽號無
過四字不納
明年有試事貢士任叔英對策極言不諱衆欲黜居公曰
自古人君親策多士本求直言極諫之對遂置之上第
光海怒削叔英科鄭仁弘詆晦齋退溪兩先生公劄曰
斯文欲喪義理先晦臣常竊歎傷痛不但流涕而已也
明年有逆獄辭連鄭慤伏既逮捜其家得公書公坐罷夏
叙拜判中樞明年鄭桐溪先生言永昌事光海欲置之

死公劉曰藴言究事理豈有他情我朝二百年未有直
言殞身者漢時楚獄多濫寒朗盡言不已終悟帝心臣
雖不及古人忝大臣之後昧死以聞明年拜領敎寧明
年論賊鈞辯誣告廟事獻議忤爾瞻被劾削黜居七山
四年授大護軍見時事孔棘乞致仕劉七上常恨世主
不循古義亡求去得請之臣吾雖不合去思不詼終日
其能遂其志乎
誘掖後進諄諄善諭叩其兩端而竭焉有志之士多出門
下敎人而人易從責人而人不愠非其義也一介不以
取一介不以與立朝五十年如一日宅庭無營也閑節

不通也騎直不納也　宣廟錄公處謹吏
公之相光海也維匡調誤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崖章
驟諫而辭順直陳而言和使人油然感發其良心冀幸
君之一悟以大舜處象之道進之光海始光海未有鄭
莊之誓公先考叔之錫類不謂君不能而不隱賢公於
不與好何哉
公方在疾力疾治劄論父子君臣之義警戒艱虞反復致
志劄入月有日而公歿公歿而批始下公二去相一復
位遜荒七年翫易于水雷之野終日整襟危坐令聞克
終　並行狀

筠賊回自京師誣言林居謾錄宗系家誣依舊不改光海即令筠多載珎寶似徃似來偽署彼此御符文籍回報光海頒赦設慶公知其詐曰己丑已畫昭雪不知今辨何誣筠構揑亦罷之公出門吟曰出門非是棄官歸回首江山何處依欲買小舟無尺價傾箱惟有舊朝衣

柳根 文靖公

字晦夫號西坰晉州人 宣祖五年壬申登別科賜暇湖堂甲辰策扈聖功封晉原府院君典文衡官至左贊成丁卯卒年七十九

自幼聰穎絶倫不煩程督自力為學未成童已通四子書伯父參判公諱昌門奇愛之常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十五學於黃芝川 廷彧 藻思日進芝川大加奬許曰他日主詞盟老夫當讓與一頭矣

丁亥日本僧玄蘇來聘 宣廟命另擇文章才智俱備之人差遣宣慰使朝議薦公才可當而以官序稍卑難之

上特除之蘇等始頗驕倨望公儀度為之起敬及見
詩文疊疊心服
除司諫院司諫時有鄭汝立逆獄崔永慶名出爰書詮議
欲請鞫問公曰永慶本非吉士而昔諸葛亮以為有其
名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猶首用靖以收蜀中人心
今永慶久有處名其人雖不足惜一道人心不可不顧
時黃秋浦慎為正言意與公合其論遂止盧相守愼嘗
薦汝立至是 宣廟嚴旨切責於是兩司交章論以削
出公言其擬律太重且其彈文有欺君負國語公以為
此非原情之道言于諸僚抹去之

始逆魁出自搢紳其株累蔓延死徙者甚多一隊人多危
懼不安乘機伺隙以圖報復首罪按獄大臣大張機穽
一時名卿賢士貶竄殆盡公亦與焉　宣祖以公文才
可惜罪止罷職公即歸墓舍唯以書篋自隨家貧屢空
晏如也

壬辰倭寇大至公聞變徒步詣闕下　宣廟賜對獎諭叙
拜禮曹參議扈駕西下移左副承旨已而特陞禮曹參
判會詔使出來以義州近壁使先往灣上七月　大駕
始達宣川朝臣陪從者僅數十人公自灣上馳還迎謁
于定州　上駐馬慰諭即拜都承旨明年賊退　上將

還都前一日出御義州門樓招集州之父老于樓下命
公宣諭曰予不幸遭亂播越一隅赴邇父母之邦尚賴
爾等奔走效力遂見回鑾之慶予何敢忘在莒于公身
承口宣應對周旋甚稱聖旨 宣廟大嘉之州民亦皆
聳聽感泣
出爲忠清觀察使先是鴻山賊李夢鶴擧兵叛道臣始則
恇怯失措終又勒捕乖宜軍校橫挐人民騷散驛路殆
乎阻絶朝廷遣道臣而以公代之公至則先治其橫挐
者以法請于朝以緩窮捕之令一道人心乃定
拜五道兵馬副體察使會天朝饋運山東粮餉累百艘卸

下於宣川鐵山之間自宣鐵至京江則汎舟之役專責於我國方秋風高海路危險朝議罔知攸濟左相尹斗壽上劄薦公又入對曰此非柳某不能辦 宣廟特除運餉檢察使公承命即行夙宵焦思多造大船而厚其板制或慮其太鈍難行公答以後自知之遂分載其粟於五十餘艘船置軍官旗鼓一齊進發時已深冬京江幾合氷天將日遣人覘候於江上朝廷亦憂其未及期一日五十餘艘乘潮張汎以上軍官各立於旗下鳴鼓吹角齊督船人推破江氷次第下碇於龍山盖船板稍厚故觸氷無傷也人始歎服天將先知之即送軍校詣

闕致謝　宣廟嘉甚褒陞一階軍官以下賜賚有差
天朝翰林學士朱之蕃給事中梁有年來頒詔以公為遠
接使朱公在中國素以大手稱見公酬唱神速為之歎
服言必稱詞宗及歸惓惓不置每遇我國使行必問安
否數寄書以致慇懃焉光海初年陞輔國進府院君行
人熊化來致吊祭又為遠接使熊公文名與朱内翰相
埒入境即求其沿途賦咏數十篇促令步韻公一筆立
就熊公盥手而讀之稱嘆不已
時晦齋退溪兩先生既從祀聖廟而鄭仁弘投疏肆為醜
詆太學生等削仁弘名於青衿錄其徒朴汝樑以臺官

為仁弘立幟搆誣太學生光海怒令禁錮諸生公上疏略曰仁弘誣斥從祀之儒實是先自絕於廟庭不可一日留其名於儒籍此實士林論議非朝廷所可預也又曰歷觀前史禁錮二字亦見於盛世耶動於汝揖陰中之計轉激至此臣竊痛焉又論任叔英削科事曰昔蘇軾庭對有過直之語考官胡武平欲黜之宋仁宗曰人君取士惟取直言豈可以直言而黜之仍擢置第一至令為美談今誘以程式而削考官已取之科則求以防防後弊適以來厭直之名光海不能用

見朝廷日亂無復仕進意杜門謝絕人事已而決歸槐山

墓下為終焉計會廢毋論起兩司劾其厭避大論律以
遠竄九海只令削黜己未叙復原封自是屛居養疾未
甞一造朝請癸亥 仁祖反正特召賜對甚優寵之公
良疾已甚上劄乞致仕不許丁卯虜警 上幸江都公
不任鞍馬由木道赴行在到通律村舍病遂革卒
公天質英秀器度端重自少言動有御不以羣居而矜飾
不以燕處而惰弛待人雖甚和易而見有非違規責不
少假莅事如不自勝而臨大利害堅確不可撓事親以
順志為孝左右無違前後居次一於致毁有自盡於禮
三年廬于墓側身不去衰絰喪除猶服純素以終身非

大宴會不敢音樂

論者謂己丑之獄李潑之死冤矣公曰潑初事栗谷後附

汝立反覆傾軋實相唱和則逆謀與聞雖不可知汝立

旣誅潑安得獨免然潑與汝立所憚者栗谷也栗谷若

在必無今日事矣人以爲確論

爲文章原本經訓贍敏利用尤長於詩初不務爲高奇而

精緻雅鍊自不可及久居館閣高文大册多出其手

宣廟昇遐公代草遺敎其言奉東朝友同氣敬天恤民

事大攘外之道辭意特切至及後光海之敗悉犯此數

者人謂公蓋有以先見云公旣早以詞翰受知　聖主

同時藝苑諸公亦無不歛衽推服以為宗匠而至其他行業政術出入內外忠勤奉公之節皆有本末可傳載其可謂一代之名臣矣並謚狀

國俗自前有官者皆服紅團領華人以君臣同色為非至壬辰倉卒士大夫皆着帖裏巳亥年間始倣中朝服黑團領至辛丑柳根為禮曹判書建議依平時改服紅色至今相承蓋人情樂於從舊也朝野聞記

公挽琴提川應壎詩曰憶昨吾君寄我書先生門下二人餘又挽柳西厓曰會笑先生比一春退溪與金訖勵書亦有柳君侍書之語當時及門之士無疑也公嘗有詩

曰吾儕問學異禪家動察恒資靜養多蓋亦有得於先

生云遺事

尹祁

字伯說南原人號艮𢄐嘉靖乙未生　宣廟戊辰司馬丙子登第歷春坊官至僉知中樞府事丙午卒年七十二

公年二十一隨父謫湖南倭寇猝至列邑望風瓦解監司欲走避公往見責讓曰任儲胥者寇至先遁人得以誅擧鈞擬之監司大怖囁嚅謝後謂人曰吾不畏賊畏尹某從目由是顯名

類宣諸儒抗疏斥異端削僞勳推公爲首前後累章皆公筆直聲振士林四方傳誦然公之名與困厄卒用此而

為終始焉

在禮山縣有逸囚公故善易筮知所在跡之果獲一境稱

神羣下不敢欺

壬辰之亂世子駐成川朝士李弘業者陷賊反為賊謀持

慢書至宰相無識欲善視公引大義廷折之辭氣凜然

畏懾者至搶身走

宣廟末偉相為固寵計議上徽號率百僚庭請宣言異議

者有罪擧朝靡然隨其後公獨不參倡謂人臣事君何

乃為諂媚之擧乎偉相甚恚諷言路欲罪之竟不能以

有加也

公為人短小饒膽氣喜自負意不可一世士過諸貴勢有氣力者視之若無有俗論凢見碌碌徇人迎合者㦯欲唾面裥人廣坐面斥人過使人難施面目人人內憚所至多有逡巡避去者其心所許可雖少年後輩見輒輸寫〻亹論人物賢否事是非成敗亹亹不示勧

初公之及第也其武科乃寵閹過房故事文武榜首交會其家以修新恩公鄙之不一造閹大恨以為賤惡已陰毀之不已或言公之枳仕塗此亦一端云

松江鄭公常曰伯說之言譬如清心藥醫疾者不可無並全

清陰尚憲撰墓碣

韓應寅 忠靖公

字春卿清州人嘉靖甲寅生 宣廟九年丙子司馬兩試明年登第拜注書己丑討逆超授戶曹叅議策光國平難兩勳歷禮判吏判都巡察使右贊成丁未拜右議政甲寅卒年六十一

拜注書記事明敏嘗入侍 經席適驟雨亂瀉筵臣奏對聲不登徹 宣廟下教曰啓事宜令明公應聲書曰簷溜亂耳奏聲宜高一時稱善其後筵中相臣盧守慎年衰語澁 宣廟未諦聽問於公公承命即進所記草冊上手披展見其詞筆明備屢頒而嘉之 李月沙廷龜撰行狀

甲申朝廷以宗系改誣歷 累聖未白奏請使宜極擇於
是以黄廷彧為使以公充書狀官至京師應對周旋公
實居多獲蒙準可降勅勸諭快許昭雪及還 宣祖大
王大悦御製四韻詩以勞之命近臣賡和之告廟社頒
慶中外錫賚有加
己丑鄭汝立謀大逆陰結海西諸賊將聚兵九月山約日
犯闕其黨趙球懼事泄上變公方守信川與安岳守李
軸載寧守朴忠侃會議具以狀馳啓命逮捕諸賊汝立
及其子徒黨亡走入鎮安之竹島擁兵自衛軍官迫之
汝立遂自刃取其屍戮于肆諸賊俱伏誅餘黨之逮于

海西者公又逐捕械送正刑（並北渚金瑬撰神道碑）
庚寅勘勳錄公先國二等平難一等秋當超陞而 宣廟
嘉公才欲其不離近密以資慝仍授都承旨首尾一年
出納惟允 恩眷異常
辛卯日本酋平秀吉遣玄蘇平義智致書于我辭極悖慢
聲言假途入犯天朝 宣廟召諸臣雜議奏聞當否議
多不一 宣廟用大司憲尹斗壽議以公為陳奏使據
實具奏天朝已先入琉球言方疑我及見奏本 皇帝
御皇極殿引公等立之殿陛之下天語丁寧反覆款諭
辱其賞賚降勅奬勵壬辰四月賊兵渡海直逼京輔

宣廟西幸公還到義州聞變雪涕兼程復命于開城府並神道碑
賊入京休兵數日道路訛傳倭人遠來延繭困倒可制撻擊也行朝聞而信之方恨金命元不守漢江促令命元渡津進前圖復京城命元不敢會應寅以奏請使回自燕京西界土兵千餘人亦至皆峙膂精銳遂以應寅為大師領之進屯臨津相機進戰且令勿受命元節制應寅遂不自疑過坡州不見命元馳到津口刻日進戰申硈等渡臨津擊倭大敗而死應寅棄臨津退詣 行在賊遂渡江而西宣廟寶鑑

是年冬　天子大發南北兵命提督李如松總制軍務師
次鴨綠朝廷重接伴使簡畀公與李相德馨皆極一時
望也公素習華語面論兵機忠義奮發咸鑿鑿破的提
督爲之動容大加稱譽相與指天日誓共誡此賊時賊
屯據平壤嬰城距守兵勢甚盛天兵薄城不敢登提督
與公議火攻用飛礮撞破普通門四合奮勇雷轟霆擊
賊不能支遂空壘宵遁癸巳正月也公請於提督曰賊
已破膽餘衆亦不多乘此破竹之勢悉甲而追可一舉
盡殲提督用其策斬馘鹵獲甚多黃海間賊漢都之賊
望風而遁三京悉平公入京城展掃陵廟吊死問生撫

骨理散收拾書籍版圖國家掌故實有賴焉
丙申拜平安道觀察使是時　天朝兵馬充塞一路公策
應供頓左右亡失甚得諸將心明年丁酉　帝遣都御
史楊鎬經理東事才渡江已聞公能及一見談論無不
中窾握手歡然有若平素到京面請于　宣廟曰吾將
南討賊粮在軍先請授平安布政使韓某以度支備給
餉遂以急傳促還差分戶曹判書督餉南路公於蕩殘
之餘焦心拮据濟十萬兵士無乏饋師還之日楊公嘖
嘖稱謝于上逮及還朝問信不絶
丁未拜右議政戊申　宣廟大漸命呂公等七人下遺

教托以保護永昌大君是夕賓天曰山甫畀公力辭逆
兇賊臣李爾瞻陰與鄭仁弘謀劾罷公職爾瞻等亦訐
日益深至癸丑因無賴賊朴應犀獄謀欲延及大君以
爲網打士林計乃潛誘應犀使誣疏密告又嗾被逮者
鄭浹亂引七臣及國舅金悌男宰樞黃愼等十餘人一
時就獄朝野震恐禍將不測事出無據卒不得盡行其
計或放或罷而坐公以七臣受遺教削官爵放歸田里
寓居廣州先墓下杜門絶人事家雖屢空不以爲意惟
以偶居廊廟橫被搆誣恒自疚心病且草諄諄語子弟
曰吾生以無益於世死而覲　先王於地下是吾願也

公神姿豐秀器識凝遠待人接物和氣藹然居官莅事若不自勝直是逡巡退讓也及其臨利害遇事變確乎其有不可拔者

公自甲申至己亥首尾十四年四朝京師一赴遼廣中朝走卒亦皆誦公名遇我國行李輒問起居並北渚金瑬撰碑

洪履祥

字元禮號慕堂豐山人嘉靖己酉生癸酉司馬 宣廟十一年戊寅魁庭試直赴己卯擢殿試壯元賜暇湖堂歷兩司玉堂吏郎舍人直提學副提學大司成吏曹參議慶尚京畿觀察使開城留守大司憲乙卯卒年六十七

成童之年最魁庠塾然其志不在科臼聞杏村閔公純講訓後進負笈往從之研窮義理獨契妙悟諸生莫敢望焉杏村亦自以為不及

戊寅魁大庭對策賜直赴殿試 宣廟謂近臣曰今觀壯

元之氣甚得庭對之體非近日科舉之文相臣盧守愼
涎而讚之尹公斗壽亦曰臣知其爲人操行佳士不獨
文也
拜校理一日廷中鄭賊汝立極詆栗谷先生公進曰汝立
嘗師事之遂背之辭說悖慢當深惡而痛絶之 宣廟
然之其後 下敎曰汝立可謂邢恕也
壬辰以禮議扈駕西行移拜副提學到松都面陳嬖豎干
城之罪請斬以謝國人 宣廟變色諭以實無是事至
有國可亡不可枉殺無辜之 敎而公日日伏閤爭之
不已人皆爲公危之

辛丑拜大司憲時頗儒文景虎皮鄭仁卯唆疏斥牛溪以
為網打士類之計奇自獻同聲和附公力為辨解遂遞
職
光海初政以公　先朝舊臣名時銓長缺首相李元翼薦
三人光海三郤之竟用戚宰公議譁然任兗朴汝樑引
立賢無方之語以解之公在玉堂上劄斥任朴又論趙
挺不侍　御札之罪羣小側目
詔祭天使熊化出来禮官欲諱宗弼盈啓請造假王公効
禮官曰　皇上遣使致祭此何事也乃敢設假王以享
乎議遂寢議者歎服

壬子出為開城留守辭朝日光海引見公極言朝廷朋黨之禍光海曰去河北賊易去朋黨難不其然乎公正色曰此乃昏朝亡國之言也人君先立本原之地以下邪正則黨禍自去矣乃以大學誠正之功洪範建極之說明白陳戒李相德馨出語人曰宰相須用儒臣洪某進中之論我輩不能久矣

有小亭在松楸相望之地瓜滿直歸臨水搆一軒與鄉鄰宗戚觴詠自適人或以朝廷是非官長得失言者輒揮手止之癸丑以後時事罔極公達夜不寐或涕下霑襟曰吾願早死不見此景象也

公性朴素痛絕奢華常謂子弟曰家世衰替至吾身榮遇若此惟祖先積德之致汝等擇交遊慎言語勿以好議論植私黨爲取名媒進之路也

公平生無疾言遽色雖當禍患蒼黃之際事務紛擾之時辭氣雍容處置明審謙卑自牧不與人較而至於是非公私之判片言傳古義毅然不可奪公退之餘絕不與人往來客至逢場時或歡飲醉即微笑而已自布衣至宰列其處身接人初持一心未嘗變易恒務韜晦不喜人知故家庭至行雖鄰里罕有知者 並李月沙廷龜撰神道碑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八

李德馨

字明甫廣州人號漢陰嘉靖辛酉生萬曆庚辰登第選槐院被翰薦以親嫌不應講壬午拜弘文正字湖堂賜暇歷吏郎直提學大司諫副提學大司成辛卯超薦禮曹叅判兼大提學壬辰擢刑曹判書轉吏兵判戊戌入相至領議政辛丑都體察使癸丑卒年五十三

生有異質沉毅醇謹不好弄八歲讀小學請問元亨利貞之義議政公父諱民聖大奇之十一歲吐辭驚人十二而大

成長篇大作信筆滔滔十四楊蓬萊士彥相携遊水石
間占一律公和曰野潤暮光薄水明山影多楊歎曰君
我師也
宣廟將講訓義綱目　命選才臣　特賜內藏御帙使之
溫習備顧問一時榮之凡五人公與焉
壬午詔使王公敬民遊觀漢江公以製述官隨王公聞其
名頗與相見公以禮無私覿辭王公不敢強遺一絶以
結神交有通衢千里見神駒之句
公與李公恒福同以玉堂參下得賜暇為第一清望時論
翕然稱為得人時栗谷李公典文衡實主是選有一宰

夜訪李公屏人曰兩李果人望然未知意向不可輕易
引進或懷時事李公薦人貴於得才何論意向其人爭
之至夜分不得而去
上幸瑞葱臺公應製居首自是聲名藉甚無敢爭鋒一日
命文臣試大庭同列爭道者問於政院曰明日李某又
占高第耶公聞之稱疾不就試識者器之
日本使玄蘇平義智來聘　上以機関甚重且玄蘇有文
才　命極擇宣慰使銓曹以公應旨　上特遷公吏曹
正郎以遣之玄蘇筆望其儀表澟然起敬及入京請報
聘甚力公於宴席從容語曰兩國修好本以信義為重

頃者我國賊沙火同逃入日本誘率賊倭冦掠邊民而
備國不之禁信義安在未可遽議報聘也玄蘇等急遣
卒倭不踰月以沙火同及被虜男女百餘人來獻　上
嘉之超拜直提學賜銀帶陞同副承旨
壬辰日本大舉入冦宣言欲見李宣慰議和　上會羣臣
議莫能決公曰冦深矣何可辭難入對請行單騎馳至
龍仁賊已散漫不可入還到漢江　大駕已西幸矣從
間路追及於平壤賊進逼須江又請見公公扁舸會于
江中是日羣臣諸將在江岸望見者無不竦然失色公
見賊辭氣自若數之曰若等無故興兵壞卻數百年通

好是何意耶玄蘇等曰吾欲假途入大明而朝鮮不如
譬如將入人家不得不先撤藩籬也公曰爾欲犯我父
母之邦而責我假途國可亡道不可假自此兩國之好
絕矣何和可議聲氣俱厲賊不敢復言後玄蘇極稱於
人曰蒼黃之際言語氣色與昔日尊俎時無異人所難
及也 並鄭愚伏經世撰行狀

上次肅川以李德馨爲請援使赴遼告急時李恒福李德
馨夜 對請 上進住寧邊臣等親往乞師遼東曰爭
請自往副提學沈忠謙以爲恒福方在本兵不可遣於
是遂遣德馨 宣廟寶鑑

明甫將發余送之南門明甫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余即
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複無相見也
明甫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也二人
濺涕而別 李白沙恒福撰墓誌
公行至遼東都巡按未見辭語慷慨為之慼然改容即使
宜遣祖承訓等三將先嘗賊鋒皆敗還 天朝遂大發
兵遣提督李如松督諸將東征明年春大軍到義州公
以大司憲為接伴使時三京丘墟八路潰裂百度蕩然
無着手處公周旋其間竭力焦心日應待諸將辦給芻
粮不致乏絶提督大悅遂克平壤復松京 上懋其功

增秩為刑曹判書

先是 上在甫川令募兵教隸扈衛帳殿至是公與西厓

柳相國協心規畫張大其事置陣製器皆倣中朝制廣

設屯田以助軍需公私賴焉

甲午夏丁內憂 上以國事艱危非公不能濟冬 命起

復治事公九上章不起 上曰予不以賊不退為慮以

卿不出為憂辭旨切峻促令赴召遂黽勉入朝由吏判

移判兵曹

丁酉賊再動 天子遣四大將發兵十萬以御史楊鎬監

軍經理朝鮮事楊公年少有俠氣輕視天下士動以氣

勢凌轢人先聲至人皆汹懼 上以公前在李都督軍
中能得上下心 命往儐之楊公一見傾倒如舊公曰
言曰今賊已逼畿甸若失漢江則事危矣今能疾馳進
以鎮都城人心賊勢可及遏截也楊公從之即單騎馳
到督戰益急遣偏師大破賊鋒於稷山賊將清正等悉
敗走楊公南下追圍於島山拔外城賊走入土窟朝夕
且降會天大雨雪人馬凍飢天兵左次時公在軍中氣
益厲不少挫楊公甚奇之謂諸將曰李陪臣雖在中朝
亦當端委廟堂而尙厭百僚不亦異乎未幾楊公被誣
去公還朝戊戌拜右議政

提督劉綎將南下言於　上曰願得本國帶一人文武備

具者同行　上顧右議政李恒福曰意有在耶恒福對

曰必李某也　上遂命從征綎喜曰吾濟矣兵至順天

賊酋行長勢益窘蹙堅壁不出綎性狡憚戰而貪功令

間密諭行長使逋去欲因為己功公獨鉤得其狀即夜

急通於統制使李舜臣令與舟師提督陳璘邀擊于洋

中大破之公悉綎所為密啓于朝有甚公者宣之故令

綎聞之綎大怒曰俺三十年功名因李某墜落盡耶

辛丑以都體察使居南方歲餘振肅軍政蠲除民瘼南土

晏然尤長於料敵算無遺策一日倭使橘持正持書啓

出來有恐喝求和意公以為此是馬島詐稱非日本所
持不許下陸遣人語之曰 天朝以日本反覆難信也
兵本國以為善後之計不可於此時輕易發此口也乃
收聚天兵之落留我境者作為一屯以示之揭報邢軍
門出諭倭告示張掛釜營折其哄脅之謀邊陲之至今
無事公之力也
命策宣武扈 聖諸勳 下教曰李某當倭寇充斥之日
以扁舟往見賊酋非忘身殉國者不能也 命錄勳公
入上劄力辭 上執不許勘定日柳永慶為首相指公
辭劄曰此實錄也漢老辭勳宜矣竟不錄物議稱屈

先是光海在東國　天朝以捨長立少不許冊封至是告
訃使李好閔至則　天朝遣嚴萬兩差官查問臨海病
狂狀一日差官於御前面質其虛實入侍諸臣錯愕莫
能措語光海命呂公入公趍入曰以弟證兄義不可差
官不敢更問而退時　天朝不即許封舉國遑遑光海
命公爲陳奏使公以爲差官將還誣言先入則使臣繼
至雖力辨無益不如先至京師備陳實狀遂星夜兼程
二十七日而至京師留五月竣事而還光海大悅命以
某超陞通政判決事官其子六品職賜田土臧獲倍數
壬子春海西逆獄起逮至搢紳名人癸丑朴應犀等獄結

起則獄事狼藉誣引宮禁光海素畜疑忌前後獄必逐
日親鞫未嘗委有司淑問奸人樂禍者又入左腹慫恿
之事有不忍言者公以首相日入侍守正平反棘棘不
阿橫罹者多得釋時永昌大君㼁齒纔齓李爾瞻等措
為禍本嗾三司交章請誅且言三公宜率百僚廷爭一
日光海入更衣大司憲宋諄大司諫李沖於殿上揚言
曰廷議皆以大臣不即伏閤為非不敢不告公起與李
公恒福謀曰事將若何恒福曰子以首相當銜此論若
令出置闕外則我當居首從之若如三司之論必欲置
于何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公曰吾意也明日百

官伏閤以出置請光海不聽居數日爾瞻抗言於大臣
曰朝議皆欲置辟而大臣只請出置非所以為宗社意
也公笑曰已領矣及草啓持前議不變翌日爾瞻稱疾
不来曰不可苟同公聞之笑曰不来耶人各有見可任
之也獄事日急外間或傳言將廢母後臺官尹訒鄭造
於嬿避中發其議公謂恒福曰此事何可一刻容忍我
心如焚今日請與君同進先以克盡誠孝慰安 慈殿
之意反復開陳以待 上悟因極言此輩不道之狀悉
力擊破之無遺可也恒福曰不可 啓辭未半天威震
怒或臺諫狙擊之勢難果說此事必詢于大臣當於獻

議中引經據義段段攻破曰及永昌不可誅之義可也

公諾之

大妃父金悌男以謀逆受誅死方議告訃當否公引春秋

子無絶母讐母等語時議大愕未幾光海允庭請廢永

昌于 大妃側出置江華論者必欲置之法促令先倡

公進一劄以示意爾瞻輩大怒以為黨逆於是李惺朴

鼎吉等希意攘肩請按律三司爭之踰月而光海不許

只命削職公退歸龍津別墅睠顧國事仰屋飲泣却食

不進得疾日劇遂不起

公精神明秀風度凝遠未弱冠人已以公輔期之天分甚

高絶出流輩而謙謹自持未嘗有一毫矜高色平居粥粥若無能而遇事英氣奮發恢恢有遊刃地王朝三十四年匪躬盡瘁不擇夷險卒能貧囊中與之業而方且自視歉然不以功自居與人相接色笑雍容和氣襲人前後傾接天將莫不懽然相得有如醇醇醉心戊午陳奏之行名動中原其往返一路諸鎮將官或酒饌出迎或贈賮護行者相屬於道每本國貢使至京必問公安否 並行狀

余嘗謂明甫推賢讓能似子皮應對賓客似叔向知無不爲似宋璟尊儒樂善似留正不立私黨似司馬光寧是

以行上以出於晉鄭之間不失為名大夫下以出於唐
宋之際不愧為賢宰相又謂李某心大能臨事不動果
以是獲戾于時亦以是揚名於後墓誌
公事光海自戊申始當是時新遭天崩之痛憂危萬端公
之竭忠盡知追先后之際遇欲報新君者諸葛武侯之
心也觀於戊申新政劄公可謂 社稷臣也縷縷數千
言上言全臨海次言畏天命中言盡孝 毋后下及輔
導儲位開言語納忠直嚴宮禁戚畹事出入詩書易春
秋指前代以為鑑戒光海如用其中什一二安有厲精
王事者悲夫龍洲趙絅撰碑

光海初年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居三公鄭仁弘李爾瞻忌之唆其鷹犬恣行搆噬誣獄繼起交搆三賢擠陷不測一時清名矜節之士無一人得脫壬子年間倫紀日斁德馨上章忠諫主不悛益甚一日將請對極言恒福曰固也吾亦欲正諫今可同時請對但吾等雖欲格王主必逆耳徑先起入則徒速己禍於事無益難以極言畢告不如撰劄袖入進於　榻前而仍且指陳雖達彼慾庶幾示于來世德馨然之使恒福草劄約以明朝俱請闕門其日爲朴楗等所擊去德馨既罷黜居楊根墓庄每日上家園北首痛哭憂憤成疾而卒卒之日白氣

滿室移時不敢怛福常悔歎曰使漢陰齋恨入地我之
罪也休窩雜纂
先海初政已有斁滅倫紀之漸公於是時獨先事盡言欲
以防微於未然凜有氷霜之節確如山岳之鎮惜其言
路既錮彼說滔天夜光明月終為按劍之歸自是而朝
廷日尨大臣之以言而逐者踵相接一時稱梧里與鄭
雲并公為昏朝三李以其盡忠同而被說亦同也道東編
相國　宣廟名臣至今閭巷傳說中興故事必稱漢陰李
相國之賢又其傳家遺訓不但躬行雅謹而已必以古
聖賢為師君子之教固不越乎禮樂之本如是皆可法

也相國歿五十年子孫及事相國者為我言相國雖庶私不衣冠不處每公退對卷終日或夜分不寐上議疏劄詞命諸作甚多家無留藁云眉叟許穆題漢陰詞子孫書後

近代為大提學者李漢陰德馨年三十一最少時主文缺漢陰與金誠一俱以通政被選圈點時沈右相守慶獨不圈漢陰曰李某年少在前豈有年三十一為主文者乎吾欲其成就也先輩愛惜人才之意如此漢陰竟陞授大學士芝峯類說

李恒福 文忠公

字子常號白沙慶州人嘉靖丙辰生庚辰文科薦翰苑賜暇湖堂選入玉堂爲正字歷吏郎舍人典翰直提學庚寅陞承旨策平難勳壬辰 特陞吏叅封鰲城君尋特授刑判移兵判乙未拜吏判典文衡戊戌拜相進爵府院君以陳奏使如京庚子拜領相朱庵聖元勳丁巳獻議被謫戊午卒於北青配所年六十三

八歲始授書聰悟絕人叅賛公（公文夢亮）命以劍琴作騈句公應聲曰劍有丈夫氣琴藏千古音聞者知其將大成

十二三時已負氣好義有殊才濟物之志常着新襦鄰兒有衣弊者見而欲之公卽解而與之又脫所着履以與人跣而歸崔夫人欲試其意陽怒呵之公對曰人有欲之者不忍不與崔夫人歎曰此異事也並谿谷張維撰行狀善角抵喜蹴踘會大街分曹賈勇諸少年莫敢均大夫人聞而切責公泣受教卽其日已之折節讀書痛自檢束月沙李廷龜撰墓誌

壬午六月 上臨筵謂大提學李珥曰予欲講綱目卿可預選才臣俾專講讀以備顧問珥以奉教李恒福正字李德馨檢閱吳億齡修撰李廷立奉教李㦽應選 上

各賜內府秘藏綱目又命五臣除吏文漢語試射等諸
隷習俾專文事宣廟寶鑑
甲申諭大司諫李潑明此大忤當路遂引疾三告 宣廟
下敎曰李某不可離玉堂其令銜來章
己丑鄭汝立謀叛事發 上親臨鞫囚公以問事郎入侍
明敏稱旨 宣廟每名呼公曰使李某侍訊同參供手
不敢望每大臣議讞公周旋其間務從平反所全活甚
多嘗侍講筵 宣廟將召公前道問時事而亟稱高才
高才
辛卯爲戶曹參議精核要會節縮冗費綜閱月庫藏充牣

判書尹公斗壽大器之歎曰文翰士乃能辦錢穀真通
才也 並行狀
壬辰賊報至公夙夜在公誓以身殉節衛退處外舍禁無
以家事聞我病妻求一面訣不許
去邠日天雨夜黑百僚未集 中殿獨與女侍數十人步
出仁和門公執燭前導是夜 車駕渡臨津諸夫皆散
公步泥淖中台集扈行三更達東坡驛召公入侍且趣
召大臣及尹斗壽問計公首言我國兵力無以當此賊
惟有西赴乞援天朝耳 上曰予意本如此
駕至平壤 教曰李某志慮貞亮宜陞擢委以重任俄拜

刑曹判書大司憲與漢陰李公德馨入對更請亟奏
天朝又建請三調度籌軍興以濟天兵糧餉舟運之業
實基於此
公請赴遼東求援漢陰亦請自往沈公忠謙言李某方判
中兵不可去遂遣德馨公送至西門解縢與之曰兵不
出君當索我於重獲漢陰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虜龍
聞者易容
至義州人民驚散公請修掃公廨示久駐意數日稍稍還
集得成 行宮貌様公又言漢南諸路必謂 車駕已
渡遼煽動思亂宜急發使諭以起兵勤王自此朝廷命

令得通於湖嶺官軍義兵頗修奇問　國勢賴振並誌崖
先是遼左訛言謂我導倭入寇兵部尚書石星遣指揮黃
應暘來覘應暘初頗疑我請見倭書公在都月已慮及
此自賷辛卯倭酋嫚書以來及是以示應暘應暘起大
釋至撫膺大慟歸具以實報東援之議遂決
天將祖承訓史儒將兵三千先至公曰祖將躁而無謀軍
必敗進兵平壤果大敗提督李如松率五萬兵東渡公
見師行有紀律白　上曰師必有功促幕下鄭同知趙
知縣二人用事異日沮大計者必是夫也癸巳提督進
擊平壤賊充之逐賊至碧蹄遇覆不利提督氣挫遂為

和議所撓鄭趙質王其謀公言果驗矣
世子在洪州欲移駐保寧之水營使公往審之公還啓對以為不可駐或趣之公曰永保亭勝槩冠湖中恐小主居之啓異日侈蕩心識者服其遠識
皇朝遣使冊封日本酋副使楊方亨請得公為接伴使
上許之楊使敬重公甚至常曰東方有此人物何可以外國輕之
丁酉楊御史鎬經理軍務檄呂戶兵工三曹官來候境上公往迓于九連城應對悉中機宜公自壬辰來凡五判兵曹屬大賊充斥天兵水陸輳集凡事關軍旅者靡不

歸之於本兵公隨宜措處沛然有餘地恒蓄羨布萬匹
以備急時之用楊經理服公才猷無遇事之難者必曰
須李尚書並行狀
積畫丁應泰搆誣我國上奏叅劾　宣廟震驚閉閤不視
事羣議大臣當往陳辨首相柳公成龍不即請行　宣
廟特拜公右議政爲陳奏正使疾馳進奏　皇帝並下
應泰疏命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一併看議來說公與一
行諸官日詣東閣擬文陳說辭語剴切多官聳歎竟奏
痛湔國恥
時議攻柳相成龍主和公上章自劾以爲曾贊和議不敢

俾免遂引疾歸　宣廟教曰與人同事終乃反覆者李
某之罪人也誌並墓
壬寅春時事大變三司論戌斗溪渾將追加之罪公草劄
以爲渾負儒林重名不可罪會有人承柄臣指上疏彈
公謂公黨鄭相澈公遂引告劄不果上免相歸閉杜門
謝客遍讀經傳及濂洛諸書課程甚嚴雅性喜山水少
日多遊中興洞壑至是每值佳辰輒從一二子姪匹馬
往遊吟嘯竟夕而還
盜殺宰相柳㙉緖賊不得捕盜大將邊良傑窮治其獄坐
謫㙉緖子亦杖流首相李公德馨疏論忤旨遂罷相公

代李公復相累辭有曰良傑之貶臣心實傷之將未及
言身德薦即已言之臣臣即未言之德薦罪雖未彰何
忍匿情章八上乃許
有金楷者上疏請追尊德興大院君盖永慶諷之也 上
下其事希陞之徒爭相傳會公議曰此事在上行之者
哀安桓靈在下非之者周張程朱群議乃定事得寢並行
狀
戊申樂禍之輩煽訛飛籍中外疑惑仁弘之疏入矣光海
襲位積疑又甚集兵衛闕宮門晝不開三司將家啓
臨海不軌狀諫長來問於公公曰服喪王子形跡未著

胡遹賓辟其人然公言而亦不能止啟將具公與首相
李公元翼力陳全恩之意臨海遂竄喬桐言目為護逆
遂為搢紳間禍本
仁弘上疏詆先正晦齋退溪不當祀文廟太學諸生上書
訟辨仍削仁弘儒籍其徒朴汝樑許之光海命禁錮首
倡儒多士捲堂去公聞而愕曰亡國之舉也乃上劄陳
之仁弘一隊大譁公乃以體府兵權太重之說必欲陷
之死
永昌大君甫八歲三司指為逆魁交章請誅政府獨不廷
請羣小麿牙禍且不測有二宰臣連夜造公所賫以禍

福公曰我受　先朝厚恩位台鼎豈忍屈志負君自虧
名義兩司長官揚言于鞫廳　楊前曰羣議以大臣不
伏閤為非不敢不告公退出漢陰隨出曰廷議至此吾
輩當先及禍子將如何公曰禮云内亂不與焉何必為
永昌死也若止出置城外我當屈意從之必如三司之
議不得不立異漢陰遂會百僚以本仁衛義出置闕外
為辭柄臣大坐掌令鄭造尹訒遂發廢母之論公曰吾
得死所矣為永昌死則傷舅為母后不死則傷義令人
誣引春秋我當引經據義段段攻破進一劄仍及永昌
不可加罪之意也是夕參箚不解朝衣坐外廊瞠視不

語予弟問其故曰三綱滅矣我以大臣寧惜餘命大司憲崔有源來見公公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有源素敬公乃定議與李志完金止男貳於造詢其論之末即行公之力也（並墓誌）

公初被劾一僮控馬出東郭僑居于江干至秋移寓蘆原村舍斗屋蓬戶踈糲不給處之晏如也唯潛心讀書暇則杖屨徜徉山溪間以自遣嘗微服跨驢往遊清平山遇者不知其為公也（行狀）

丁巳冬廢 后之論已定公忼慨不食忽大雷撼屋公曰天其戒告之矣俄而樞府郎來收議公方病扶起斂筆

書曰誰為 殿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迸極矣號泣怨慕不見其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予無讐母之義況為假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今當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奏為至於經纘之下哉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乂回悟為慈愚臣之望也議至見者泣下郎吏草公議手戰不能定筆三司請絕邊圍籬安置亢四易配所將配三水命竄北青

到配感病夢 宣廟臨軒柳相成龍金相命元李相德馨

並侍李相請宣呂公既寤歎曰吾其不久乎聞奴酋犯遼廣我兵不赴援滂下曰國其不競乎越二日卒 並墓誌

少時豪爽嘗悅一官奴忽自念情有所偏必害于身心遂痛絕之自後絕不近聲色

公始釋褐嘗謁栗谷李文成公文成公知其國器謂曰我有歸志子其訪我於石潭時文成公方秉銓衡用公嫌於形跡不能數叩函丈未幾文成公下世公終身以爲恨 並行狀

爲文章以氣爲主以俊逸爲宗意到立成若不搆思而自出機杼語多驚人人得片言隻字多藏去以爲珍虔疏

駸駸兩京筆法尤豪有法少時汎濫諸家旣博通其義
又不肯竟晚喜濂洛羣書亦不規規於箋註之末旣靜
居沉潛益有自得之趣嘗着涵養銘恥身書咏養夜戒
晝警夕五箴書諸壁其自治之功又然也
公之在蘆村余携兒明漢佩酒往訪則公欣然迎謂曰吾
欲償道峯泉石未遂會心人君適至矣仍以道中芒鞋
騎驢而去歷遍諸勝同宿桃流臺三更月上余方困卧
公蹴余曰月色如許何睡耶携出川上忽愀然不語仰
天長吁使明漢誦出師表又誦赤壁賦飄然有羽化登
仙之想

丁巳冬宂論益張請廢之疏四面而起陳好善金澄等請
先誅公及余余匹馬曉出城訪公於東岡曰火色甚急
吾等當先見収矣今日之事異議者死不議者不至於
死吾受祿在職理難得免公既去朝病不収議例也公
撚鬚笑曰死生命也且上必不能辦殺吾等或南或北
不相遠則幸矣余知公意決口號短律贈公有斜陽數
行淚立馬穆陵村之句公曰以此為訣足矣遂握手而
別居數日公之議上粤一月而公謫矣（並岩誌）
初臨津未失守李恒福時為備局有司堂上言于行朝諸
大臣曰令八道潰裂雖有智者亦不知為國家計昔以

孔明之智及荊州失守請救致於孫將軍卒成赤壁之
捷以基昌延之業我國之力今無可為不如具奏 天
朝請兵來援以冀萬一廷臣皆以為迂或云雖奏請
天朝焉肯出兵來救或云假令出兵當出遠廣兵馬遠
廣之人與韃無異必將憑陵橫暴侵害公私今七路皆
為灰燼一片乾淨地只此一路復為天兵蹂躪則我何
着足此策決不可行也恒福連日爭之不得李德馨自
嶺南詣行在聽其計以為可兩公極陳利害諸宰亦
稍悟大臣曰試具由取稟令恒福具草記以入 上即
允許

臨津旣失守西路無一兵馬國事無復可為　行在公卿諸臣惟憂愁度日未幾李鎰率麾下數百人朝大臣問鎰以駐　駕之所鎰曰鍾城險固可駐於是決策北行及賊鋒至大同江　中殿及妃嬪先向鍾城而行　大駕隨發行至寧邊李恒福極言于備局諸宰曰嘗聞咸鏡只有一條路賊若直衝將束手就縛且已乞兵　天朝萬一得請大兵一朝出來而無人迎接則　天子聞之將謂我何如不如直抵義州以候天兵事若不幸一行上下求為内附以圖再舉可也左右相視莫有應者沈忠謙曰公意如此何不請對於是忠謙請對　上御

寧邊東軒張燭引見夜已向闌忠謙進曰李恒福以鍾
城為危欲陳其見故敢請對恒福仍歷陳利害 上曰
予意本欲内附卿言如此可幸義州但 中殿一行若
已踰嶺奈何時 中殿到釼山嶺下雲山郡守成大業
承 命達夜馳往迎 中殿追及於博川
上命世子分率百官進駐江原京畿等地號召散卒以圖
興復 上自幸義州若有不幸計欲率羣臣内附羣臣
皆以渡遼為難 上於燭下親問願從者大臣皆不應
次至羣臣皆不應李恒福對曰臣年少無病亦無父母
請隨 駕 上曰卿顧不有難事乎再加詳量恒福對

曰此非臣今日口頭所辨筮仕之初已有殉忠之志及出國門誓以效死妻子兄妹已與永訣臣之素定久矣

上嘖嘖嗟歎 並休窩雜纂

辛丑春白沙公以疾辭相位余勉出之則寫近體一首以荅曰中興作者足謀謨老子何堪聖世需自識孔君元齟齬誰言呂相不糊塗時名短拙關心少身計差池入手殊却怪晉家王太傅白頭猶道宦情無盡言時勢之不可為也

白沙李相國戊午春謫廢　大妃遠竄出城之日有詩一絶白日陰陰晝晦微朔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

舊只恐令戚去不歸聞者泣下 並象村晴窓軟談

鰲城素性泊如視貨具如草芥家居尤儉約子弟服飾常加貶損婚娶之後有服華鮮者輒於目前盡脫其表裏令給貧族之在座者即令仍服貧時舊衣

鰲城第宅僻陋殆不可堪居隣居張晩嘗於公執弟子禮按廉日辭於公曰相國居處甚陋若卜他居則僕當辦得累百布以輸其直公笑曰令公欲白晝攫公家物以累我耶晩曰吾家財稍足何至損公物也不然則當搬得一屋之材以助工役公亦不許

鰲城平居訓晦子弟有不善但微示不悅之色而已未嘗

有恚詈之加一日在村庄二郎着白苧袂袴自外来見公呼侍婢持綿袴来使之遽着而即以苧袴與村老之来謁者

癸丑逆獄有慈山人李春福者為人所告引金吾即到慈山眼捕則境内無李春福而有李元福全吾具聞于朝鞫廳欲拿問之時鰲城以委官在座見羣議已定堅不可破欲不言則恐無辜橫罹乃白吾名亦與彼相近須上章自辨然後可免矣左右相笑事遂寢時逆獄大起秋司之律甚嚴公不動聲色而能以一語而解之人莫不偉之一日見人情遑遑不明而有誣伏者公歎曰吾

常見搗松皮而成餅矣今見搗人而成逆獄矣其氣象
峽廓雜以諧恢而獄頼而平反者甚多
藁城居相伍有達官来謁皆坐而受拜一日有報申訓導
在門公徒跣而出迎入升堂侃受所言應對甚恭家人
怪問之是公兒時所受業者也翌日公往謝所館將綿
布十餘大米數石以供旅次之用其人曰行橐所需數
斗米足矣其餘謝不受可見其人之賢必有所可敬者
而亦見公尊師好德之誠足以為軌於衰世也並蒼石集興聞錄
公初配昌城過慮憂嶺賦詩曰獰風難透鐵心肝不怕西

閱萬疊山歇馬震巖千丈嶺夕陽回望　穆陵寒
登鐵嶺作歌傳播都下宮人皆習唱一日先涖君遊宴後
庭酒酣問此曲誰所作也宮人以實對先涖愀然不樂
因泣下罷酒而終不能召還至今聞之者莫不感泣宋
尤齋時烈翻而為詞曰鐵嶺高處宿雲飛飛飛何處歸
願帶孤臣數行淚作雨去向終南北岳間沾濕瓊樓玉
闌干（並北遷錄）

戊午五月十七日甲辰前領議政李恒福卒于謫所恒福
豪爽有風度少與李德馨齊名同進以文學顯鄭澈常
比之祥麟瑞鳳而材識吏能過於德馨壬辰之亂以都

承旨扈從擢至兵判功勞最大平生不作閑鄙文字門
絶贈遺位在台輔家貧如寒士戊申初政閭閻多疑臨
海作變朝廷先動德馨亦為處置之論而恒福獨凝然
不動時為訓錬都提調或勸其盛飾兵備恒福曰臨海
若叛我以徒手取之有餘矣其後嘗謂門下汝等年少
當及見臨海伸冤時也果如其言以其不主偏黨隨世
俛仰士論或疑其滑稽苟容及大論收議方待罪郊外
非與聞國事之時而取筆草議少無難色其大節之不
可奪如此 實錄
凡公之為無所不豪凰生丹穴五彩其毛鶴唳瑤臺聲徹

九皐氷壺玉鑑赤芾錦袍望若神仙超然自高是公之
豪形於儀標也接入雅量藹其和平霏屑清言一坐盡
傾玉露翻空光風解愠是公之豪發於談論也軒冕無
心烟霞寄想佳辰勝景遇興獨往邀月納凉迎風引興
是公之豪見於氣象也自出機杼刋落陳言駸駸兩京
亹亹開元渥洼神駒不屑御轅之駕横馳逸氣超羣此
則公之豪於文也臨池落筆一瞬千行驟雨飄飄飛雪
茫茫變態自奇天趣有餘此則公之豪於書也拾芥一
第平步金鑾玉堂文席達牙將壇年纔强仕位冠黄扉
表儀肅然一介布衣視鍾鼎與台鼎不啻春夢一幻此

則公之豪於宦也公秉化樞與天周旋盡塞僥穴門席
寂然一噓春雨巵言華袞英才積於樊籠故吏遍於藩
閫本不與於銓衡終若浣於權柄此則公之豪於政也
兵戈搶攘左酬右答若不意會俱於理合雲行雷決刃
迎縷解應之無跡不滯纖芥事若可為勇不顧前後知
不可行則袖手斂避此之公之豪於事也顛沛之際一
節險夷在天勳業談笑了之宇宙再闢浴日麗空公冠
通侯寂若無影此則公之豪於功也癸丑之秋禍發一
綢有含其沙擠公罪黨上未擇公公早自決匹馬東門
不俟終日如司馬之居洛而封爵猶在同鄭公之擇位

而仕祿亦廢此則公之豪於進退也廷議震動人皆賀

息從違之間立見禍鑊公既遯于荒野雖不言亦非公

責公乃奮筆抗言竭盡平生所抱以更手扶植二百年

綱常流竄困厄處之若嗜好此則公之豪於處變守死

善道者也 李月沙祭公文

士禍起松江為禍首嫉讎江上親舊不敢問李白沙獨歷

訪從容移日人皆為公危之未幾臺諫請以鄭澈罪案

榜示朝堂劾恒福以詠旨緩於奉行罷職尋復拜承旨

臺官挾前憾將寘竄黜中都憲李元翼力救而止 紀年通攷

李鰲城早樹勲業為中興名輔真不世出之人豪也亂平

後公入相數歲而罷既而　宣廟身任小北一隊先涆
初再入相然時勢已無可為者公不能匡正閒雜詼諧
有安石坐鎮之意物議甚不快宋公永耉下鄉時往訪
值熇乃以一大西瓜遺侍者進之公還見曰此人殆病
我以與世推移也北海嘗削任叔英科公不能力爭沈
一松喜壽及爭之石洲語人曰豈知今日鰲城乃不及
於沈某乎石洲之獄亦然物情益駭及永昌之議漢陰
欲守正公謂為永昌死則偽漢陰先敗後五年而始
自廢　大妃為收議辭義凜然竄殁北塞譏公者大眠
所謂恐負遼東翟黑子也蓋公壬寅罷相以來好讀左

氏春秋禮記等書見識文章益大進可謂能先立乎大
者不唯其天資爲然也
鰲城在先海時爲都體察使專管西北面除拜又以金昇
平瑬爲從事官武臣自申平城景禛具綾城宏具綾川
仁垕鄭錦南忠臣以下文士前輩自象村月沙清陰後
輩自崔完城張新豐趙浦渚以下出入其門者甚盛靖
社諸公大抵皆公素儲養也得人之盛古無其比及反
正之日公夢于昇平延平二公曰今日固爲 宗社有
此舉然此後一事有大於是者吾甚憂之諸公勉旃蓋
指南漢出城也此豈所謂魄公精爽可畏者耶異哉異

跋

世常說公謫北日昇平公送之東郊與衆賓辭退公獨留之謂曰吾今行必不返環顧當世其可托以宗社大計者亡踰於君吾故留之事到今日只有廢昏立明一節而已唯君勉之是雖不見於前此公私記載揆以時勢大體宜亦不誣者乃今獲聞傳畫事本末尤可異焉其言曰昇平暇日造公陪語久之公出一丈幅畫以示仍問曰此畫何如蓋其畫為畫一馬繫於柳樹下且書所畫年月日于右方者也昇平諦視之似是手生者所寫對曰以愚所見不知其為善品公笑曰吾意則不然幸

令公持去欲推畫主以與之昇平敬諾賫歸所寓適在
京城内道旁乃揭其畫于壁上客至輒詢之久而莫能
知其主者一日天陰雷雨驟至有闖門而入者昇平迓
之座與坐非素際也雨勢仍注遂對移時客詵視壁上
所揭畫識之曰此殆吾所曾見者歟昇平問曰不識公
曾見於何處又能知畫之者否客皆不明言辭欲得以
袖歸昇平亦不許少頃侍婢進酒饌頗豊潔相與酬酢
而罷盖所謂客即　仁祖大王方爲宗室綾陽君時也
昇平入謂夫人曰吾家方苦乏食夫人何以有此饌耶
對曰妾夜夢天雨甚傳說　車駕来幸及至座與語一

如今日客來之狀殊心異之故敢有此設耳未數日
仁祖又來訪款語愈欲得畫以歸昇平又不許然念既
爲近屬公子屢出不可不一謝乃造門焉自此往返情
義密勿遂與翊戴共成中興大業竟亦不知其畫出於
某人也至　反正後　仁祖置酒別餞命諸元勳入見
從容良久教于昇平曰向時御所揭壁上畫馬一幅未
知得於何人耶此正予少時膺　先王命而寫之者昇
平起拜對曰臣嘗爲故相臣李恒福從事遊好甚篤因
以得此幅耳又述其語大略既出公招公子并男問其
得之之故對曰　宣祖於末年一日　賜先人私對且

令諸王子王孫出見遂以其所書及畫示之先人遍觀諸書畫獨得此幅而歸　宣廟許之是其曲折也於是昇平始大悟知公之傳畫意有所在云嗟呼奇哉蓋公少習丹青稱爲妖筆未幾絕而不爲猶能目辨古今品流臧否甚皆殆無不中者豈亦當時洞見其爲此畫者有異日人君氣象故耶然而不示於人而必傳諸昇平者可謂嘿識前知能批亢切而啓興運矣嗟呼奇哉（並內讀集雜箸）

李相國恒福豁然不拘細故能以死存忘富貴亦偉人永昌之死以爲大臣不爲一王子死及　大妃廢時極言

力諫竄死漠北可謂能踐言者也眉叟記言

丁巳冬光海將廢 母后收議于在外大臣先生已獲罪

遯于東郊奮筆自書辭嚴義正凶徒膽慄三司俱發禍

將不測先生待命於青坡奴家嘗手抄禮記掛諸馬鞍

而行先生端坐室中看禮記子弟及吾輩數人在庭下

或坐或起以待來報忽有急脚自城中奔馳而來氣竭

口不能言衆皆失色顛倒迎視之乃請按律之報也余

欲白于先生而遲回嗚咽不忍啓口先生覽畢了無異

色看書不輟少焉進夕飯飲啜自若及夜就枕鼻息如

雷房室極狹子弟侍者皆在廳事獨余侍寢憂憤所激

輾轉達曉鷄既鳴先生睡覺召余曰某汝尚不寢乎余起而對曰不寢矣曰更坐曰敢問於先生死生亦大矣今日之事雖傍觀者亦不能自定小子侍側仰察謦咳先生安閑舒泰少無異於平時君子於死生之際若是其恝耶先生莞爾而笑曰我非不動心者然事有前後動有次第今者始請按律則判下然後當就理結案然後當伏法若見請罪之章便自驚動其如三木之下何其如椹質之前何忍復就睡終無幾微見於辭色者古人吾不及見然以我觀吾先生雖使古人處之無以加焉李相國時白所記

張雲翼

字萬里德水人嘉靖辛酉生己卯司馬壬午擢科
歷兩司承旨黄海道觀察使官至刑曹判書己亥卒
年三十九
公磊落高抜遇事風生舉劾無所避群不悦者側目視之
會倖相之有奥援者惎清議搆己陰啗自安蜚語熒惑
上意不能無動於是先去一隊名士公得襄陽亡何
禍作鄭公澈謫江界尹公斗壽謫洪原公與洪公聖民
李公海壽俱謫北邊
壬辰倭寇大入　宣廟西幸悉還諸放臣用慰人心公冒

鋒鏑赴行在以善奉諮常侍左右
拜都承旨時賊據南邉羽書旁午天朝將士塡館簿書接
應事機百端公素强力饒才譜應對出納之際咸中肯
綮　上察公才可堪重寄眷顧日隆特賜金帶
出爲海州收使州俗悍劇加以兵荒凋㢢不爲州屬
王妃分駐煩費倍蓰公至治法自出方畧裁辦如流綽
有餘裕或見公無事超太簡佚退而耳目於外官蓄積
增諸宿業如洗民赴愬者不經宿閭里靜暇各事其事
扈衛官寮曁流寓人士無不足公者於是人人皆以爲
公才不可及

擢為忠清道觀察使州民擁馬號泣曰公忍捨我赤子去
乎道梗不得行乃以計脫身馳去還至闕下上書請還
公者累百人　上命換節本路公習知西土利病曰其
俗而加振刷焉民益翕然稱便大治首陽山城儲旨甲
兵屹為一道保障已何被誣見歸
麻提督貴之來以儐使迎諸境麻帥一見敬重之相得甚
歡事有急難應副或威怒不可解者公亦譯人自吐一
辭無不釋然從之自都監官以至群邑吏民皆賴之於
國體亦多有補焉隨提督往湖南仍隨至嶺南鳥之之
役暴露原野數十日時天寒雨雪提督戎公待于數舍

之外公辭以受命以来義不可辭雖矢石所及亦不避
提督益重之
公資性豁達好氣槩有威風長於政術家居雖童孺誠獲
未嘗大言呵責至當官莅職坐堂顧眄猾吏屏息不敢
仰視牒訴盈前剖斷立盡其治劇郡雖窮僻小民一見
盡記其姓名海州時有投狀不當理者斥去之既久復
来求援以進公輒識之詰曰是故某時决遣今何敢再
恩吏民驚服稱神明
公豐頷白晳少鬚髯神采曄如也遇人坦蕩不設畦畛至
於淑慝枉直之辨處之未嘗苟焉坐此罹禍網竄身絶

塞脫亦屢遭齮齕仆起仆路不能久安於朝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祿食二十年歷陞郡沃藩位至八座先業之外不長尺寸蚤以文藝進及仕用政事顯雕篆之技有所不屑其交遊盡一時英俊至論通才偉器未有以先公者並金清隱撰碑

吳億齡

字大年號晩翠同福人嘉靖壬子生庚午司馬 宣
廟十五年壬午登第選入史局賜暇湖堂歷吏郞典
翰大成大諫副學大憲吏參黃海監司開城留守官
至右參贊戊午卒年六十七

公五歲知讀書七歲能綴文人稱以神童
宣祖將講綱目選才學臣五人各賜綱目一部公與焉因
令毋責以漢語吏文等冗芸俾專其業以備顧問一時
榮之
倭使玄蘇來爲宣慰使蘇初頗傲慢既而賦一律示公求

和公詩立詆蘇驚脤乃更為恭遜初公未見蘇道開蘇明言來年將大舉假道犯上國即具所聞馳啓言倭冦必至狀時當國者主偏聽謂倭必不動凡言倭情有異者輒論以生事公啓至朝議大駭遂啓遞之公既遞進問答日記又悉錄前語子弟多諫止謂且速大禍公慨然曰賊兵將至舉朝擁蔽吾何忍畏禍不言以誤國事

以質正官如京師壬辰四月還道聞倭變公復命于松都遂扈從抵義州拜直提學吏曹參議旋移承旨 上嘗語及變前事顧謂公曰曩無一人言賊來者獨承旨言之先見明矣

懿仁王后之喪　上旣成服十二月禮官言當釋衰進麻布帶公在玉堂進劄論其非禮識者是之　上命簡朝臣廉謹者以風厲百僚選者四人而公居其一力辭乃許

公早以才敏名而有志問學以操存戒愼爲本嘗語子孫曰士君子事業至大文章特餘事耳立朝四十年歷敭華膴而恒以恬遜爲心盛滿爲懼持議平和不爲刻核崖異之論然至大是非未嘗少苟癸丑變起鄭造尹訒首發廢母之論公之二子玥靖在玉堂公謂曰此是人倫大變安所逃死遂口占劄辭以授之二子竟以是劾

去造詣公之教也晩節常思退休而遺効待譴未能行其志有時仰屋自吒曰安能處無母之國而苟活耶病革占韻賦詩累十首其文章之美草隸之能皆為一世所重並張谿谷撰墓誌

李好閔

字孝彦號五峯延安人嘉靖癸丑生己卯魁進士

宣廟十六年癸未魁庭試賜直赴翌年殿試選入史局賜暇湖堂歷弘文正字吏曹佐郎藝文應教典翰副提學大司憲官至禮曹判書典文衡策扈聖功臣封延陵府院君甲戌卒年八十二

公四歲失所怙七歲就師師以紙字試題公應口即對造語不凡師大奇之十二就伯氏舍人公所見監試榜嘗然看過即寫出二百姓名具父名一字不差舍人公入賀大夫人前 蒼石李埈撰墓誌

拜汪書一日 上問莽字義左右默然 上謂公聞甯富
文學為我言之公辭謝曰是出西京賦莽尊蓬草茂盛
之貌又對巢車舊制悉甚 上甚悦轉內翰 上曰此
人奇才培養不可拘常規命脫禁直專意學業
壬辰倭警猝急扈 駕西出江與大夫人訣觀者哽咽至
龍灣有渡遼之議 上簡願從者公笑曰臣既忍絕裾
願以死從
時事變錯出啓奏旁午公副急應卒不躓不竭 天將黃
應暘招募遺民臨行索諭檄甚遽 上以命公立草成
文甞撰罪己 教書有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

盡予將何歸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

遠近聞之莫不流涕世以比興元詔云並東州李敏求撰諡狀

上命製平壤大捷奏文時宋經略李提督方爭功措語甚

難公備述諸將猜拔方略協力血戰之功事核而辭順

經略與提督讀之節節稱賞曰東國有人且問其出何

人手

石尚書星倡和議諭我同遣使賊中　上引大臣臺諫問

得失左右皆請以計羈縻姑緩師期公獨曰萬世之讐

一朝許和　殿下何顏拜　宣靖兩聖於　宗廟乎

上厲聲曰終始不屈惟予與李某而已並誌墓

奉旨候李提督于松京仍請省母於信川許之及遣銀
上諭一路護送歸葬亦異數也公既去而辭命無主者
上命奪情起復公十數辰籲終不許 聖批有曰辭
命得失係國存亡非角文辭不能條達事情詞鋒豈下
於兵鋒也慰諭備至（楮谷雋錄）
丙申特授大司憲擧正 王子臨海君容庇逆究之罪
上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御能言之風采可尚（誌狀）
丁酉差陳御史效接伴使隨御史南下己亥御史卒于軍
護喪西下五月復 命時羣小用事柳西厓被斥正人
君子無容足之地公亦不安于朝退處西湖上疏乞退

荅曰姑不論他事今國家艱危詞命之重非卿大手不可卿棄母從子於流離之際此所謂所在致死之義卿之忠孝貫日月何獨於今日忍而棄予

執義金順命論臨海作獘　上厲聲曰順命何許人公進曰臣扈從於奔竄之際情意交孚有同家人父子毋見聖上以義掩私過壬辰未久志氣懈怠順命出入惟幄已久仰恃　聖明敢言無隱其志可尚今以何許人下教此豈君使臣以禮之道　上曰卿言是也予亦悔恨

己酉奉審胎室于大丘臨行謂人曰吾行當過鄭仁弘居

吾嘗薄其為人入見非情或引易之見惡人無咎公微
笑仁弘掃榻以待而終不見亦不伻問時仁弘勢焰薰
天仕求冠蓋纖路公獨毅然不屈其待小人之嚴如此
并崖誌
先海在位數年愎諫滋甚亦逐言官相繼公曰鄭蘊外補
上疏保留具言全功　先朝舊臣七十之年流離嶺海
李埈論事不容尼舸南歸沈詡全致遠連貶遠惡臣知
所惡於言官者非暫而久也疏入不省
壬子金直哉獄公以姻親被逮即釋仁弘嘖前憾又發戊
申使事三司承顏下氣連章請竄光海重違仁弘意又

愍公無罪不即扯下待命郊外者七年時倫冥喪敗諸名賢一時流逬白沙相謫閑北公詭别途次相與賦詩悲慨聞者傷之

公壽躋大耋與一時諸老作洛社耆老會每於春秋携酒相會厖眉華髮奕奕如圖畫中人

公嘗以所得於　皇朝恩錫者買地於斜川築小亭華使朱之蕃命名以彰賜而書其額有水石之勝一時名卿韻人多詠其風致（並臺誌）

公素尚儉約不喜服美　宣廟嘗謂公曰今日近臣衣俱文綺卿獨不然深用嘉尚因擧示　御衣乃綿布襖也

左右大慟

壬辰 車駕播遷龍灣方議渡遼羣議未定五峰於座上賦一律有曰天心錯莫臨江水廟筭凄凉對夕暉滿座皆泣

朴東賢

字學起號活塘潘南人冶川紹之孫嘉靖甲辰生以

學行除昭格署叅奉 宣祖二十一年戊子登第歷

修撰吏郎應教甲午卒年五十一

辛卯入玉堂屬信使回自日本持秀吉書有同犯上國語

辭絶悖 上臨朝命羣臣議奏聞當否大司憲尹斗壽

首曰宜急奏以盡事大之誠左相柳成龍執不可以為

此將恐動耳假令具聞而無實必貽後悔其餘和之者

爭論紛然 上以問公對曰人臣既聞犯上之言其在

大義豈可晏然而已苟不急奏其禍有不可勝道者至

於辭意曲折所繫非細劃令大臣廣議取旨 上從之
壬辰之變 天朝果疑我引賊爲亂而卒以此獲伸囘
出大兵來援者公與尹公之力也
時昇平狃安百度俱廢會 上賜對使啓語及舊制公進
曰人君能保治安者不過廣開言路樂聞其失而亟自
改此誹謗之木諫諍之鼓所由設也我國家 自祖宗
以來所以納諫甚至若言經筵則一日設朝晝夕講是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日少又慮其不
足徧及於朝臣則有常參朝參輪對召對等事使六曹
諸各司衙門亦得畢陳所懷或遇天災必 下教求言

以盡其趣而雖有狂簡不中之說未嘗曰此沮廢者誠不可以壞　祖宗之法塞忠諫之路也今着經筵已罕徒為文具至於常參輪對廢且二十年所當汲汲修明以無墜列聖義意然自上苟不以至誠至之亦豈能有所補於治道哉

先是己丑逆獄起於搢紳彼此士類咸懷疑懼欲籍公以為重引置天官未幾以事自免至是時論一變處疑之端有倍前日而公乃侃侃自持務存風采不少假借大為羣小所惡遂以微故擊去之

癸巳拜持平上疏略曰國家治亂繫於論相自平世猶然

詔令中興事同草昧不可坐守前轍如欲改紀立政以
迓維新之命則臣愚竊謂宰相之任非學問精深士林
推仰者不可意指牛溪先生云

公屢經變故而其氣節彌厲糾劾官邪扶植人常雖怨媢
者比肩無所畏避　上之駐博川光海以世子分朝命
宮官趙挺致起居及其還而　上授以一封書挺乃往
尋家者久之但使人達上而已光海與大臣拆視之即
永訣書也辭甚悲惋不忍聞上下莫不失聲號泣而經
年未有舉論者公輒正其罪請置重律自此行朝綱紀
肅然改觀 並南溪撰行狀

有一宰少擢魁科屈身權門躐致清顯為世所棄旣復北
婚當路至援引伯乃自叙前日所歷迹以上聞為進取
計又有一宰隨　駕到平壤託言覲親中途遇妻子而
止終不赴母所公常痛惡之適二人并授天將接伴之
任公進曰接待天將職任極重不可付之忘親無行之
人　上即允之遞官皆震慄
公天資峻潔性行正直濟以學力所造甚高日用事為之
間無所矯揉雖不規矩繩墨而自有法度每日清晨謁
家廟出入必告朔望率羣從子弟恭拜未嘗無故或廢
或有攻己之短必自先反於心果有之則喜而佩服雖

非實有亦必笑而受之少無厭惡之色以此人皆樂告
以善雖習科文而亦不暇為己之學沈潛涵養於誠正
格致之方講磨孜孜勉進德業甲申以學行被昭格署
叅奉人有勸之出曰此乃儒先一蠧先生所嘗為者又
曰古人有為親屈者公笑而不就廷尹勞貞憲公所記
立朝忠讜志節凜然人不敢犯蓋亦得之家庭者居多焉
由正言至司諫修撰至應教五年之間所爭論是非上
及乘輿下乃與宰臣角立然義理明白確乎有不可拔
者及當邪正消長之際必譊譊致謹而剛腸嫉惡遇事
直截无有所顧此并被斥者往往相與報賀惟玄軒申

公以詩笑之曰凄凉赤壁上無復比龍鱗亦可謂知公
矣至於見義勇往見利若浼實有古人所難及者行狀
公嘗入侍經席時朝廷創設訓鍊都監欲行鳥銃法領相
柳公成龍所建請也是日柳公於 上前親作試放狀
擧措頗不佳公即進曰今日 殿下無望國家之中興
也某以首輔親作放砲狀於經席安有大臣體貌如是
而能中興者耶 宣祖瞪視不荅及罷柳公出語人曰
今日朴某言誠是矣然古人言諸侯有爭臣不失其國
此豈不足以中興乎時以為兩難記聞
崔應久嘗言我平生見大將軍余問誰也曰朴學起也曰

學記是書生何以稱大將軍曰丁丑謁聖吾棲中學起所製最佳傍人皆預賀正草纔寫完燭刻已過大殿別監素與學起相識者自殿上直趨下請自袖去曰燭刻雖盡我當直拔台位前庶幾有望學起笑曰我與汝輩為謀早已登第豈至於抵令空老乃折貼而藏之袖中別監大慚而退此非大將軍勇力而何金尚寯 續玉露

羅級

字子升羅州人嘉靖壬子生　宣廟丙子司馬乙未

登第歷憲府春坊壬寅卒年五十一

公天賦樂易純善無惡未嘗飾貌軟語見人過專務覆盖

之居平接物惟直柔身未見有大異於人者而及至邪

正是非死生夷險之際其剛不可及其義不可奪其在

臺憲彈擧無所避王子縱奴歐人公嚴刑殺斃諸僚縮

頸莫敢言戊午年間逆魁汝立新負朝望人爭趨説勸

與同訪公曰曾見其眸子必大奸慝終不一見

倭亂之初作宰韓山領軍禦賊官軍潰於龍仁公獨守一

壁堅坐不動曰是我死所棄將何歸兵使以主將先遁
我當手斬之聞者股栗及賊退已迫逐者擁馬僅免
在公州歲大侵人相食州倉陳腐巨萬而閉糴不賑飢民
相聚為盜通判請捕公曰盜亦我赤子濟活則自當莫
居立視其死而不知發反勵殺耶通判有所希冀捕告
陞職而公終不與乃悉集窮民及士之流寓者開倉大
賑左右撫循朝夕視餔所全活幾萬人方伯責以擅用
國穀公曰穀可得民命不可續且爲盜根非計也乃辭
疾去官
丙申陳游擊璘賊至釜營伴臣夜逃賊大怒囚游擊將舟

犯京師大震朝廷擇伴臣六易乃歸公公在外聞命過
家不入直詣闕拜命公時有老母無兄弟羣議不忍遣
公曰出身事主危難敢以親辭乎即日辭朝赴賊陣白
沙李相以接伴使駐境謂公曰聞賊已殺游擊可觀勢
進退公曰我承命入賊營死生天也何可坐此觀望李
相義之賦一詩公歆遣從行家僮曰吾死職耳汝輩俱
死無益賊聞公至張兵六十里白刃森列賁公入四門
公奮罵曰我是使价不當入是門賊覩公動止安閒略
無怖色知不可屈開正門以入即放陳游擊遇公盡禮
事蹟見 並李白沙廷龜撰神道碑

公內行純備學諭公病亟截指進血獲延數日事母夫人
終身無違色得甘毳必袖歸常為童子戲以歡其心凡
績狂為學諭公以宗社之重欲先婚公公執不從見殁
是娶烏嫡妹六人資奩衣食婚姻亡不於公室乎取天
性恬於勢利既第視其志猶未第時既顯視其色猶未
顯時既吏州郡視其家猶未吏州郡時人以此多之 全清

侯尚憲
撰墓誌